淵子集

澗于集目錄

書牘卷第一

致宗氏六姊
致李肅毅師相
致吳子備明府
致沈丹孫孝廉
致李肅毅師相
復宗載之姊丈
復顧皞民觀察
致李肅毅師相
復左恪靖師相
致李肅毅師相
同前
同前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復顧皞民觀察
致奎樂山觀察
致顧皞民觀察
復李肅毅師相
致吳清卿太僕
復李肅毅師相
復王廉生吉士
致李肅毅師相
復李肅毅師相
致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第一目錄

復宗載之姊丈

弟入都以來有志奮發欲困知勉行少窺古作者門徑匆匆數月家兄凶問遽至追維半生撫植之恩悲從中來不能自已終日昏昏幾於以淚洗面其時舍姪已先就道眷屬尚滯都門弟故未能請急旅邸荒寂益以牢愁詩情酒興從此斂減較往歲客湖上時直有今昔不同之慨承詢婚期去歲本未擇定後有功服自未便率行吉禮現奉　慈命已於前月畢姻所費不過五兩無煩借及天錢摯意殷肫雖非所敢任固自令人感泐長安居頗不易儳仳日酒逋紛集待質金貂再當修顏公乞米之書戍君夙諾京秩無不高寒而敝署尤爲清苦

俸錢最薄鹽關津貼近俱未復惟同年世好有外任者相率爲饋歲之舉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豈復可耐百生同年六月間即乞假出都弟本意亦欲回南一行俗累因循恐難如願舍姪就合肥師之聘主講廣平脩脯無幾徒以來意甚殷不能不去地去京師九百餘里亦頗荒僻惟講舍頗饒水石之勝藉可閉戶自精耳聞合從近有公務來蘇南廎近況弟姪輩當能談及無煩贅述諸甥想日益聰慧近延何師授讀郵使甚便音問幸時相及

復夏壽人師

申江違侍瞬已三秋鱗羽不時輒饑殊切去歲春闈滿擬可覲光霽終朝翹盼竟不果來爲之惆悵累日馬眉

叔兄到都奉到手諭並詢悉起居引祜餐衞如常藉紓
軫結惟聞師母大人春閒遽賦仙遊殊深悲悼佩綸與
聞絲竹夙仰坤儀方期他日登堂獲參鞠𦙶不意未拜
宣文之坐遽傳元相之詩忝在門牆能無於邑所幸大
世兄早賡弋雁蘋蘩內政承紹得人吾師悟徹楞伽當
可達觀一切佩綸近始聞信未便過期歸賵寸衷歉耿
尚懇鑒原承諭一節頃已叩之銓部劉叔濤丈所捐乃
四項統選當日本係捷徑近則人思逸獲捐者較多選
途又滯惟本班先前現止三人如能從速集貲一年內
似可望選茲將單三紙寄上祈即登入但捐款結費計
須二百七十金左右恐措齊時必有捷足先得者鄙意
子丑連年會試函丈何不來都一戰以吾師鴻才碩望

終當跋浪禹門幸采芻言以符吉讖即操止足之論而一面就教一面就試亦屬並行不悖也佩綸數年親炙芸館幸留獻賦明光又陪前列微名所自皆自函丈玉成拳念師恩無時或釋何日侍側再得追隨不勝禱企之至弟輩奉　生慈仍寓吳門幸託安善並以奉聞

復夏壽人師

初閒由希庭同年奉到手諭獎勗過優殊增惶悚敬讅道體康娛慰符臆祝委詢一節前友係屬功司僅能查核而於選期之遠近未能確知因另託選司相好確爲查明茲據開單見復並面談細底據云年來揀職一途極形壅滯而江浙諸省爲尤甚見缺甚少報捐甚多各項花樣均難望選前所查本班先前雖止三人而上屆

已銓除一缺業經過班以後選期尚遠若求速效惟有大四成復諭現止一人雙月三缺到單月二缺到假如明正報捐二月能出三缺即可選著否則三月能出兩缺亦可以次遞推一年以內必可得缺與來諭之意實相符合因即向結局及代辦捐項之錢店細核捐數計就教舉班捐足二班分先選用需足銀百五十一兩加大四成須五百十兩零注冊結費須八十六兩零計須七百四十金有奇吾師力量恐不能集此巨款若退而捐分先前小四成則於一百五十一兩之外再加二百九十九兩餘益以結費亦需半千之數然何時得選難以定期若僅捐分缺先復諭及前所詢之本班先前與四班統選等項爲數自可節省而博采衆論均譬之絕

流而航永無到日即代辦捐項之錢店亦復力阻綸實
不敢迴護前說致吾師貽悔將來總之欲求有益非捐
大四成不可函丈落落寡交所把臂入林者有八顧而
少三廚一旦以王氏青氈欲假石家錦障事亦良難綸
爲反復思維用霖先生到任已及五年雖地非膏腴而
舊雨情深廉泉自當分潤儻能任得半之數餘由世兄
商之洋行諸君竟行書券告借雖係背城一戰而一年
內可築菟裘尚非下策如其不能則與其三五百金捐
一無著班次尚不如悉索敝賦爭長黃池丙丁連科自
是可乘機會戰而得捷出路較多即作退步想而川資
往返不過百金亦尚不致多費以綸京華薄宦忽忽五
年乞米典裘進退維谷豈敢謂櫻廚滋味遠勝於槐市

春風第格限停年所謀非易不若溟池一奮尚可賠契朱衣耳謹貢芻言尚祈莞納爲幸綸前月已邀序補自問實覺汗顏惟家計拮据異常俸薄官閒時嗟仰屋慈侍已於近日北來體甚安善足紓廑注四家兄雖捐知縣尚未指分到省現因舍親服官江右用作匡廬之游興致甚爲落寞弟輩學殖已荒難以就試殊屬有負陶鎔而弟名未成亦由處境過難一切因循所致言之令人生慨敝居南横街在南半截胡同東口吾師如應試來都住上元館相去不過數武也馬眉叔僅得一面近日想已言歸矣

致宗載之姊丈

前布一函託林篤甫同年寄去昨接八舍弟來書似尚

未入青睞未知近已收到否南中來客詢悉侍祉康強
政祺翔洽以慰以欣弟近況如昨奉親之暇惟藉故紙
爲消遣子儁諸君時相還往挑燈刻韻遂妄參嵇阮之
林丏葭分膏每每自笑少時曾從事老杜惜弟詞多爲
累時樣妝難與古豔爭衡比擬益攻漢魏以救之有志
尚恐未逮閣下詩人何以教我溽暑益嬾比點勘詩疏
擬先考毛傳再參三家同異經學弟無功夫如能畢業
於此益以三禮義疏少窺涯涘而已以目下時會而論
作經生不如究史學究史學不如講求掌故練習時務
況弟素無根柢安能矻矻窮年作老蠹魚耶都下書價
昂甚舊本頗少天下往往聚書者不能讀讀書者不能
聚將爲奈何四兄夏初到都將李郘眷屬迻至通州治

途均安穩江右大吏頗以此爲四兄義舉有致書都下
稱述者其實理應如此聞之轉相與稱媿數年來寒家
益落兄弟如不繫之舟飄無定處此番夜雨聯牀重話
年餘別緒亦貧中之一樂特坐食非計賦閒不可以久
奎樂山觀察與弟處世交前奉兵備安西之 命甚佩
四兄練達欲拉同往親友均以道遠勸止奎君旋引疾
解組事不果行鄉山如城工機器等席若不難於得一
而均非久局再四思維惟有集腋出山尚屬背城借一
之策奈交游甚寡有三君無三廚事亦難保有成幸所
交皆篤實君子一與謀及無不竭力代籌竟獲咄嗟集
事比已指分浙江取其情形較熟親友較多或可到彼
即得一差以便站定腳步四兄到津小有句留到杭總

在八月相見匪遙可藉問都門消息各直省水旱頻仍杞憂殊切浙省聞大風數次新中丞政事亦未有得意之筆碻否令兄暫領湖州旋調甬上仰見大僚器使二惠競爽當不獨荆樹一枝作向陽草木喬柯報喜當有佳音幸風便示及以慰拳拳甥輩讀書想有長進便望示知　慈親甚適都厲均平望轉告家姊八舍弟在府擾甚幸以師友自處時教以立行涉世之方何勝感泐餘俟四兄到杭面談

復宗戢之姊丈

趙司馬來辱惠書得諳上侍康和政祺清鬯慰如遠懷家兄屢次書來知客裏病中都承關愛聞之同深感泐入祠一節允爲商之濮丈早日成禮一切借重長才與

家兄斟度辦理自臻周妥所費若干容示知即當措繳八舍弟濫竽運局來歲當可北來初入世途不知能把握得定否弟自恨無才碌碌幾及六年於家中應舉之事一無所營俯仰鏡中自慚面目雖一二密戚心交不見鄙棄而内省之疚滋多真佛所云不可說不可說耳秋閒偶有陳奏亦是老生常談蒙賢昆玉獎掖越恆徒增慚恧弟之淺陋兄所深知不負所學數語如何敢任只記住勉强二字亦尚恐始勤終怠也輶軒語奉上乞詧入都門朱提白粲市價均昂平糶爲羣議所淆意在敷衍了事未見其益雪不可得來春麥事未知如何晉豫兩省懸釜待炊杞憂尤甚每念及此覺今日一家布衣疏食也是天上神仙矣執事榮補名次約在第幾便

中示知積累自可想見然視愚兄弟之落拓無成殊覺
元龍在百尺樓上特弟爲執事慮者不在積累而在日
用門以內能少從儉樸則用之有節所益良多家姊即
不善操作轉移豈不在扶風哉

復宗載之姊丈

翁君來奉到手書並承惠珍藥奉呈　慈侍感泐無已
都肆所購於术絕少佳者弟處均乞之浙中親友再三
之漬時覺不情得此足支一年丸餌矣戢山官閣當有
煙波竹林之勝姻伯大人定即就養不涉四明家姊娩
後平安足紓遠念紅男綠女粲粲成行雖向平昏嫁爲
累然芝玉森庭亦不得謂無預人事也如兄者可羨可
賀真能興大其門者矣桓寬創論何時得以快覩軍興

以來事事皆以兵燹爲解幾於千篇一律獨至舉額學額則有加無已似乎文風轉因武事而振興大可哂也弟年來得預清切目擊時艱不得不少有論列以避尸位之譏本非爲立名地古香先生過於奬借慚汗乃及於趾承賜箴誡便當書紳但硜硜之志有欲略表於閣下者鄙性疏嬾褊狹本非時流所能容即勉强效顰亦復徒增醜態今日率性而行得失窮通本可置之度外而近日鉅公亦未必遂至拒諫飾非地步外閒傳聞大都風影前者家兄書來云胡介卿回浙有言官不言講官亂講之謠其實此二語本香濤前輩與弟戲詞乃云言官不言講官儘講都人遂以雨師勿雨風師多風屬對妄爲傳播並非事實當二月閒上言時或有託要津

之說恫喝者或有藉政府之言稱賀者察理準情則皆不根之游談置之不理久亦自止要之弟以艱苦備嘗之人憑藉尺寸得以自抒所見雖剔肝洞膺何所於悔但生平自揣實不願得一婞直之名就此事論之或以上疏爲得意弟則不爲或以邀允爲至榮弟則不爲或一味戇一味迂但求自己博直聲而不顧大局之有裨與否弟則不爲抱不得已之心言必當行之事諫有五吾從其諷殆庶幾焉此外則竟日杜門二三知己外不輕論時事不妄詆時流以求合於古人危言孫行之意閣下聞之其以爲然乎否乎以閣下愛我厚故略陳肺腑他日遇有所聞仍乞銘言遠寄也四兄姻事弟難遏制自以早日成就爲宜而家兄之意不願自主他人主

之尤難恰到好處弟直事兄未能矣真疚心也八弟初意請奬通判近又擬敘知縣論名則知縣爲正論資則通判較康二議不决酌之於千將之斷析酌定後將名條封寄子虞兄處爲感八弟日內得件亦即之浙矣承詢

慈侍氣體近年實較遜於前但幸胃口尚强耳安圃已到京知念並及甥輩已作文字否便中能寄我一閱否二聯今年已十四歲當英英露爽矣少者日壯吾輩安能不老

致吳清卿太史

匆匆小聚别轉黯然比諦揚旆河閒覛水治振獻王故國當者老垂髫滿車□□德也劉博泉前輩自吳橋來云籍中暵旱村落爲墟□妻嫩男牽連以售直僅數千

溝壑垂盡不减晉豫究其疾苦之由則以上年先報災之六十餘邨全受責扑其餘遂怯不前今振貸之恩僅及勘災之里聚而未報之六七百邨不但不能分潤並且不免催科欲續報則已遲欲入告則更緩恃思維再四事由村民畏官失報究非州縣諱災遽入彈章殊嫌過當且福星已莅畿南必能察隱燭幽使吾民有更生之樂用特詳錄所聞□□封非乞將以上情形密□考鏡函致肅毅請將河間一屬無論已無報災但已成災者概予停徵並一律酌給錢米以食餓者滿目流亡經公親見肅毅當必飛章直達較之臺臣論列省卻無數葛藤於意云何

致左恪靖侯相 代吳柳堂侍御作

家子儁太史可讀舊交也同官雲司時少年英偉論天下事伉爽不羣嗣佐公戎幕才識益遠大比入詞林可讀承乏諫垣蹤迹略疏可讀罷職閒居而子儁頻載酒過門臨別繾綣有投贈之作記侍坐閒曾道其略公亦偉視之也可讀老矣以爲他日造福吾鄉公必舍子儁莫屬可讀蒙　詔再出子儁適自蜀歸一見即詢起居甚饑渴讀頗諷以入隴建功名子儁用母老辭然其論西域大勢瞭若指掌非無意者比來聞將還山先後上兩疏祕不肯示人頗聞有奇計遠略子儁固才又投公要道必當有異旬日閒忽聞其摧折驚愕不已涙下如綆竊私戚哉爲我公惜爲天下惜也子儁之在軍中讀不及知以公之重子儁與子儁之愛公十之必不落落

聞其自幕府還目幾盲臂終不固蓋子儁之神已耗大半矣嗟乎子儁不舉進士馳驅萬里固封酒泉即不然周歴戎馬間京洛積資亦且令僕天故迂折之奇哉方今西陲偃伯公晉侯珪秉節鉞繩行沙度胥城郭三十六國將悉郡縣元功恢廓不朽盛業而撫今思昔於舊時賓從當必拳拳子儁不死度公且致之朝俾大用今不幸物故如此才將聽其湮沒不傳耶可讀維公愛才之素必且特疏章之以垂後世雖然請傳非例追官非例敘軍營舊勞非例公言之允不允未可知也可讀則爲才如子儁愛才如公豈可以例自局哉且章子儁者在公言不在允不允可讀知公之愛子儁甚於可讀萬萬必終有以傳之不忍聽其湮沒也敢敬布之執事惟

垂納焉都下時疫甚麐伯亦爲異物應劉俱逝何勝惻然龍鍾老淚頻哭後生亦大不幸也臨穎拳拳言不盡意

致左恪靖師相

敬啟者綸等欽企公久矣公之勳業炳於旗常公之幹濟見於奏議獨至志慮之忠純學術之精粹事君之嚴謹愛士之殷肫雖未獲親炙而有以測其深者則聞於吾友子儁先生爲多綸於先生爲同歲生琛從父與先生同鄉舉爲年家子先生訂爲忘年交而綸等交之師友之閒先生用古義相切磋其真摯處可以開金石動鬼神平居議論所憂在君國之大忠愛拳拳一時無兩每論列當代才少所許可輒曰海內知己湘陰一人而

已其惓惓於公者甚篤及觀公與子儁書則亦方之陶
文毅一流公獎掖素矜眘獨於子儁若有溢辭者綸等
乃益服公與子儁相契之深爲不可及然則公之所以
老子儁者蓋深信其孝而子儁之所以不急佐公以報
國者亦親在不以身許人之故兩相信於神言之表而
子儁死矣嗚呼造物之忌才何若是其酷耶先生生而
奇特能自拔於流俗十二三試輒冠於曹偶爲吳晴舫
侍郎所知補博士弟子己酉趙文恪吳文節以優行貢
是年領鄉薦時先生年甫十九也累試不第由冑司改
官刑曹聲名滿都下旋請急養親避兵熊湘閒公辟置
幕府其參戎謀決大議度當有過人處子儁未嘗一言
及然公當知之詳方其辭公而南也目疾大作病伏肝

賢幾殆靜養年餘始愈合肥相國累致書招之義不往
辛未入都實欲就公隴上然度母老不欲西遷入試遂
捷南宮入詞林先生重踐朝列視人才消乏風氣泄沓
益不逮道咸間以爲隱憂嘗謂綸等曰邊無才公在度
能振之朝無才將誰之振耶其意欲躬行力踐力挽近
日圓熟模稜奔競迂陋之錮習冀人才爭出以佐明聖
時舊與先生交者皆貴至九卿矣然亦無真知先生者
非其人先生亦不肯急自見也當甲戌之冬　毅皇帝
龍馭上賓先生恐俄夷乘喪寇邊上書樞輔李蘭孫大
司空請簡重臣經略關東於是有崇樸山尚書督遼東
命猶不盡用先生策去年三省饑撥帑蠲賦皆出　特
恩其論發之夏子松侍郎大半出先生議先生祕之獨

二三知己得其端倪耳今年以母老故決意還山始自草雨疏近萬言先後上之以五月十一日乞假而疾作先是先生於秋冬閒病肝有代脈醫家憂之藥及百餘裹始愈亦會時艱甚亟欠饉徧三省先生目擊心壓與大僚論時事輒憤懣中結初九日弔鬡伯前輩歸少感時氣本病乘之外邪甫盡而中宮絕其病篤口喃喃所言皆天下事他人聞之詫爲囈語獨綸二三人候左右微辨其旨則皆平日蘊蓄於中而不欲言不忍言者也其大略君親之外不及他惟念公塞上未嘗去口二十日夜將半忽若夢醒者其所處分皆烏孫戰事屯田設郡縣方略輒撫掌曰乃强吾爲諸葛耶二十一日神少淸坐語良久中夜而陰火忽熾天甫明大鳥兩翔於空

際先生自此不省人事以二十三日子時遽歸道山嗚呼生有自來死有所爲其先生之謂耶先生之才之學以綸等視之內而卿貳外而疆吏殆罕其倫比若顯若不顯若用若不用卒賷志以歿值時事艱難之日　君相求才常如不及而竟不能大昌其名以澤天下豈獨先生一人之不幸哉先生詩忠愛似杜其佐公似韓其兩疏則舉賈長沙董江都兼而有之核其生平宜可上之史氏特垂一傳以信今而傳後然本朝史例謹嚴一二品大臣外惟有儒林文苑循吏三目耳綸等雖乘館職無能闡幽而發潛然則所以千秋先生者非我公莫屬子儁所上疏留中不盡入鈔以爲公先生之知己也謹錄副上之左右以備省覽先生配何夫人無子妾生

一子名毓燧方五歲均侍太夫人於吳中其弟觀樂侍養吳中今子儁樞將以秋還吳正衾之役則其戚主之兩猶子隨來都讀書實終其疾其弟官吳恐具訃不得速綸以館閣儀實在公門下琛從父與公子爲同年冒昧不當具函牘以爲公先生知己而綸等亦忝附先生交好之末因痛先生故冒昧具牋以聞

致宗湘文太守

前肅一牋計已入鑒江天秋爽惟政祉卓越爲祝敝同年黃孝廉以周素未相識惟聞黃子壽前輩極道其才嘗延修畿輔通志未赴比因獄事牽連袁爽秋比部濮子泉吉士力爲營護以鄙人誼屬同譜屬一請於賢太守前虛實綸未深知不敢强剖萬一匿名或託朱家而

坐獄遂緣孔氏則甚原一綫當在矜全平原雅望或不因與坐胡琳者偶有交言頓蒙不白也袁書呈覽當得其詳朗朗秦臺不疲屢照想孝廉船早在鏡中正無待豈干饒舌耳然二三名士聞公守四明都欣欣相告便謂涪翁可免黨錮則循聲爲可佩矣所云于令諒即映波所望公作低眉菩薩解救一切苦惱幸甚幸甚

致宗氏六姊

昨奉手書得悉壹是　慈親六十未爲衰年遽爾棄養皆綸侍奉無狀月來苦由偷生追前思後如綸之賦命乖舛實有難以言語盡者事至無可如何徒死無益轉不得不勉强支持籌目前之大事謀日後之窀穸百緒紛煩無從細說亦不願多說使吾姊記念也弟婦體素

健年來家事棘手頗形瘦弱亦未以爲意而外姑處略有要事仍須弟婦前往料理三月初四在朱宅因勞乏觸動胎氣吐血而歸嗣後服藥得愈十八生女後尚無他恙閏月　慈親病時增減弟婦不能靜養以致滿月後下牀即頭暈眼花　慈親病革弟婦勉强出屋料理身後事宜並時至病榻前問視觸受外感遂成脾泄以致不起計于歸未及五年艱苦同嘗持家勤儉生前有見解與弟不合處猶不免求全責備至今思之實爲弟之功臣元微之詩所謂嫁得黔婁百事乖東坡亡妻王氏墓銘云君得從先夫人於九泉余不能均道得弟之心事出其性情明敏爽直若與吾姊得見必能情投意合惜乎慳此一面然使得見則吾姊之痛悼必更勝於

今日反不如不見之爲愈也弟婦事因在　慈親百日
內未能分訃受弔都下有如此者均受弔弟考之於禮不便分訃弟婦病中亦見及此但求名人挽聯數對表揚而已承載之寄來聘敬不得不領且俟百日後
再行具書附　慈親事一併敂謝日來將　父親　母
親及　慈親行述敬謹纂就將求碑傳於當代賢人君
子因弟婦瀕亡懇弟爲作一傳復濡殘淚殘墨爲草數
行茲略述之於吾姊蓋先人行誼皆姊所飫聞而弟婦
爲人如何家人均知之不深弟亦再無人可告惟有向
姊言之聊寄此恨耳弟婦夙爲外舅所鍾愛少亦未就
外傅年十五六時其祖次雲先生罷官就養京邸日手
一編弟婦侍左右因而熟讀古文四十餘首次雲先生
喜之因教之閱史甚爲彊記至今凡歷代諡法年號背

誦如流不失一字外舅承恭邸教作樞垣紀略欲作軍機大臣表凡詳查書籍及攜出直房秘本均令弟婦司之弟婦乘間考訂　皇朝　后妃封拜年月甚爲詳悉外舅喜甚因教之作歷代后妃表惜未能成但體例已具他日足之即可付棃本不能詩歸弟後始稍肄習乙亥以後綸以心緒惡劣不復多作而弟婦燈下苦坐反積有篇什其中最完善者乃春秋宮詞數十首餘則殘篇斷簡一時難即付刋刪去年綸治漢書校正錢十蘭地里志偶與張香濤前輩談及漢書列傳中有不列傳人姓氏若摘錄亦便查閱弟婦即手爲鈔撮分門別類甚有條理惜乎斗室之中米鹽淩雜使之不能竟所業也弟隨㲞　東陵弟婦有詩見憶此後遂成絕筆今錄

寄覽詩不甚工然亦尚有筆致過於淒然亦兆不祥矣家事大略三端一營葬地一謀生計一安頓兒女營葬之事所費不貲然弟以爲此父母最要緊事不則要兒子何用決意在二十七箇月辦成如何設法之處不及詳陳總之理上須做心上要做或者 天鑒之而有志竟成耶其謀生一節四兄最爲要緊今釐局虧欠虞君允爲彌補甚可感誦將來之事合肥相有專差來云已妥爲位置但所位置之事不能甚豐直隸局面如此亦無如何弟本能喫苦五年以來雖債累山積均是做正事用去弟未嘗少講究衣履少講究飲食依然作布衣時光景論交素慎而朋友與弟有緣相愛均極周摯甚爲難得一月以來陳州府欲聘主講席粵撫欲禮之入

慕府弟均辭卻即合肥亦有爲綸打算之事綸思四兄事已承其位置弟可不必擬年內專意營葬不必以生計誤我子職亦不願以生計累我清德俟以後有合宜之事再行就之可耳蒼兒等現隨四姊安姪婦兒女本多兼有肝疾時發時止未能分心此事甚難安頓且俟安姪放差與否定局渠眷屬作何安頓則弟兒女作何安頓再行籌辦人到方寸亂時不可多作事正須從容布置方免訾尤耳九弟年已三十尚未有定識　慈親所拳拳者弟能一日忘之但渠素不佩服弟亦無法可施之事不知四兄作何安頓念甚八弟想已回杭一切當詳述念數年來弟兄累及載之甚爲愧感此皆吾姊篤於手足之義弟則不能堪疚心也百日南來恐未必

能作浙江之行屆期再當定見載之何時入都其事俟其驗看時再定省分不必多託人徒花冤錢而已弟壓廬伴宿賴一二至好時來談話藉可少節哀痛姊上有君舅諸凡自解爲幸

致李肅毅師相

佩綸侍奉無狀遽遘鞠凶泣血告哀辱承慰問賻祱優厚死生銜結伏想起居翹首增企佩綸苦𠚕偷生倏逾百日光陰易駛慘怛如新本擬即扶櫬還鄉經營窀穸故里書來謂禾麻徧野兼苦霪潦卜兆須俟冬初見在將柩暫寄佛廬佩綸即日航海南行先歸淹櫬自維幼年孤露中更亂離以處艱食貧不能自克生養歿葬負疚滋多及今殘喘奄奄勉圖少贖罪愆免玷矜愛之素

然中懷循省歛恨終天恐九死未足自解矣家兄聞訃後巳星奔到都佩綸之婦後　生妣一月亦以疾下世境況不堪爲函丈瑣述也道出津門當再專誠泥謝先此敬布下忱

致吳子備明府

佩綸航海而南孤行三四千里未肯輕見一人惟買舟入境踐先友登堂之諾其意君固知之矣面賜賻金豈敢固辭但以義始而以利終質之先友必曰非宜硜硜之私尚乞垂鑒番銀百餅遣使納上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然則天下事在敬不在幣可知

致沈丹孫孝廉

客歲四月佩綸遭生毋大故視息苫塊時文肅公展覲

都門乃荷紆尊臨弔過叨詩人如玉之褒兼承末婢握手之分寸衷泣感永矢勿諼洎佩綸還山負土忽忽數月三虞卒哭之後稍通人事思欲肅牋申謝而甫入國門已聞文肅公騎箕之信孝子之哀嚴父天下之惜重臣何有紀極獨念佩綸不才猥承高誼銜結未展擗㰀已傾既末由致秣陵之書又未克拜太尉之墓每一思及淚下沾頤喪禮久廢閣下至性過人夙承家訓必能一循古制佩綸學淺家貧祭葬苟簡負疚滋深報覯維俗不得不切望於勲伐亢宗也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初秋在津沽展謝承枉駕親蒞旅舍賜借千金貸其葬事一種篤念舊交扶植後進之懷溢於言表五

中銘刻其何敢忘伏維政事勤勞起居康勝以爲私祝
佩綸南北奔馳往返以二十餘日行八千餘里九月初
六扶　嫡母田淑人柩言歸故里唐觀察廷樞駕小火
輪船送之並承薦一地師旬日即得兆域形家言以庚
山甲向明年下窆始宜而天氣沍寒工人營作亦難堅
固是以復土之期筮吉在庚辰二三月間佩綸見在返
都奉　生母槻歸豐潤月尾竣事計其時旌旆當返保
陽佩綸即回都門度歲俟明年負土後再踐升堂之約
吾師當鑒其遲曠之故也胞兄佩經承夫子一言鑛局
移請籌辦水利此尚士大夫鄉居應爲之事雖爲貧亦
不害於義遂於九月下旬送胞兄佩經到局攜弱弟同
去衣食之謀皆恃吾師煦育任昉孤兒亦可愧矣西事

割地以講　慈聖盛怒執政計無所出又欲援公及恪靖折衝善書掣肘臨渴掘泉何其悖也公將何以爲天下計由也升堂未入於室能示之乎玆事體大願公勿以遷就時流有累盛德也

敬再啓者今歲春閒侍教因論游太守事與師意合退而深嘅以太守得遇相公矜全如此卒不得大伸其志幾於負謗而去天下事其可知矣既遭吾　母之喪憂居深痛益不敢涉國事而荷相公之知殷殷下問亦思少圖報稱用答厚意且兼以酬私恩然知其人不深不敢輕發也上海舟中聞　天子發德音命疆吏舉人才其時距張前輩疏請褒奬廉清不過十日也佩綸以爲畿輔首善相公首揆殆當密有所啓以副天下之望意

頗欲言太守但聞吾師嘗薦之不見納而佩綸前所稱述但徇衆論未敢遽以爲定評也還山卜兆往來灤涇閒策蹇問俗父老之言皆言二三十年中父母無若游公者士子之言皆言百餘年中父母無若游公者自名家富室下及婦人穉子皆知其姓氏或造作俚俗之談以相贊歎豐玉非太守所部然且耆年牧豎道太守名則心開眉舉北人質樸尚爾使在南服必將騰歌刊石矣而其所不便者則惟一二豪族劣紳今衢州府知府解煜居鄉預訟事妻不稱意子騃童也縣列第一府試文雷同擯之周氏昆弟爭田凡以進士家居弟則入貲爲郎監修 陵邑太守叱之下曰不和好吾且褫汝職柰何以搢紳而行此不義者周恩浼解求太守終不有

所祖謗讟之來則解與周爲之也佩綸既深服其人復考其政事灤州樂亭民武健好鬭號難治其能禁摴蒱懲游手則自太守始太守在永平匹馬行田閒諮民幽隱縣所未及達者太守每先知之摘姦發伏如神明然爲吏嚴而不殘城垣以崇衢市以齊道途以平達前因張前輩疏微及其廉實則廉正特其一端耳伏願我師行趙韓王補牘再進之誠察即墨大夫不善事左右得謗之故終舉之 朝以厲有位天下聞之以爲游太守孤介特立猶且見信於相公見用於 朝廷豈非盛事哉佩綸不才言何足重然因太守事兩月來往復於懷安知非右北平十萬戶之公心默禱私祝口不能達而冥冥者使代達之耶天津道劉秉琳治素有聲徒以用

之晚今老去位直隸又少一良吏矣邯鄲王知縣炳燮公稱其德其爲治大抵效游太守至於才不及也然王卒夭其天年今游太守之年將衰矣不早用之或死或老去豈不可惜願公廣搜驪黃及時驅策無待其骨已朽而使之重也佩綸可進直言之所惟有明公故不憚再三之瀆且愛才固公之盛德也是以敢私布之

復宗載之姊丈

由舍姪處寄到手書敬悉上侍曼福興居安吉甚盛甚盛鄙人南北奔馳將 先輀恭奉還里幸於旬日之中得平敞可葬之地庚山甲向明年下窆爲宜諏吉當在二三月內也弟故廬無一椽可居兩兒失恃亦須照料見在暫返都門賃居北半截胡同杜門寂處不問外事

其悲涼落寞之況無待煩言家兄承合肥安置一津局
差役飭司道移請入鐵局籌濬河道月有六十金薪水
九弟隨局當可略敷日用浙省臨行光景兄弟均因心
緒太惡未及深談虞君書久思緘寄亦因弟舟車僕僕
無片刻之暇是以稽遲茲先附呈乞飭送爲幸餘信當
煩生徒輩爲之也八弟改浙一節本非上策苦由中弟
數迫之鄙人不能固執今果然矣唐惲二公如不能破
格則經營到省坐席未煖又須迴避實非計之得者若
竟有成而八弟意中以爲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從此見
解愈執拗膽氣愈麤豪亦非玉成之道鄙人實切隱憂
侍閣下苦心調護耳至驗看及結費弟已略有籌度因
八弟來書矜揚太甚是以抑之而八弟又擾擾煩及閣

下不諒之至總之稱氣不知人情世故非我至戚有不厭意者哉鄙人惟有望風頓首而已尊事係照章呈明斷無不妥來示屢詢自以成之太易其實部中之事但爲理上所能行即爲例上所能準外省爲胥吏恫喝已久往往自疑自縛耳閣下既有去意自不值在浙留局但當速爲摒擋舍舊謀新若久於浙而賦閒深恐益加債累他日有拔宅不能之苦此弟閱歷有得之言閣下將謂何如弟今歲苦𠙶偷生者一百日輪蹄況瘁者一百日皮骨僅存怔忡時作人生處此境地靜養尚難復元況不能乎

復顧皞民觀察

讀手書愛注甚篤何勝感佩葬期約在二三月閒李君

擇日至今未來亦正盼望也近與孝達輯纖輔先哲錄借以遣愁不敢與世人相見以避囂雜惟是一生饑飽冷煖登堂舉目遂無可告之人雖心如木石且將奈何閣下臨歲歸省當可取晤緒昏聞在二月間萬一有以年內之說進者請掩耳疾走可也振事勞苦代吾鄉父老下拜者三

致李肅毅師相

水師創建之始經營擘畫在在須貫以精心運以偉識稍有不慎流弊潛滋中材當之猶難勝任今閩統帶爲誰則許鈐身也吾師之明奈何出此佩綸逆揣吾師之意以爲主謀者公教練者西士管駕者閩粵學生許道蝨處其間即不足爲功亦何至爲害以愚慮之則頗不

然曾文正創長江水師文用彭雪琴武用楊厚庵極一時之選矣然且師出江右屢瀕於危經制一定復染積習今以公比方文正而欲以許當彭以丁汝昌當楊雖在婦孺必不謂然公徒創建於上而許因循於下一旦有事直以卒予敵耳夫西士非皆我孝子順孫也公之用洋將以有程壯烈劉省三挾之同戰故得其死力左恪靖之用洋兵以有高果臣挾之同戰故戢其驕心許道品望不符心跡難恃與哥嘉葛雷森久處必為所輕無形之中辱我國體懈我軍心弊可預決劉步蟾林泰曾輩非生而能水戰也其擅水師技藝因與洋人習耳夫以中人與洋人習而可得其益即以拙人與巧人習而亦可受其損若輩即有才猷豈忘祿利以許道為吾

師委任之人必且極意承迎多方結納許道如納其意亦將教之以鑽謀干進之法導之以趨蹌應對之儀未得西國技巧先染綠營習氣臨時即難以得力若因許道能操西語藉以聯絡西人則閩粵學生均來從外國於英語法文譬諸莊嶽三年之置早善夷言何煩象譯使之日久盤踞臨敵易將窒礙殊多且該道習處舟中將來於海戰事宜必且剽竊一二言之成理坐而聽之娓娓有條趙括易言馬謖過實前人覆轍深虞輕蹈即有丁汝昌在而重文輕武人情之常許既世家子弟丁乃淮軍偏裨何敢少攖其鋒以巨餉購洋船以孤忠排衆議以羣策植將材而付之少年躁妄熱中不學中藏叵測之小人甚爲吾師不取也佩綸非敢輕詆許道也

請爲吾師摭其平生參之衆論何如煙臺之役都人籍籍傳說謂其漏言媚敵佩綸初不深信久之左證益多黃子壽丈偕公同行言及許道至於切齒是舉幸國家之靈吾師之望僅而獲濟旣成汾陽單騎之勳宜行無傷閒言之罰律諸國法宜在不赦者也去冬吾師坐鎮海船出閩港沙演礮許道率四蟲船以從主將之舟旣以潮淺不能入口則師船翊衛軍紀之常而許道性耽安逸竟爾先行夫風濤之險與強敵之威孰輕孰重其人且不能盛氣以狎波濤安望其奮勇以抗強敵古之人有讓馬以衛主將者矣有易乘以救軍帥者矣而許道貿貿出此其絕無人心已可概見律諸軍法又宜在不赦者也況許道性本輕揚平時取受狼籍人所不

商浙江鄉人上自公卿下至商賈談及此人無不怪笑揶揄上海為互市之場日本亦通商之地許道挾伎冶游招摇過市東洋迷蕩滅絕人理至今上海之人日本之賈無不輕之其或造作不根涉於周內則非搢紳所道儒者所稱佩綸不敢蔓引其奉使日本由吾師論其非才是以中輟一二有識者皆謂吾師始則節取其長奬借後進繼則直陳其短不護前非古大臣之風也佩綸深惟使與將相表裏使而辱命失在體制將而僨事損在國威許道之不勝使師知之其不勝將師豈不知之而遲遲不發者一則情厚以為許道文恪之少子仁山之弱弟家風世法若不曲予優容勢將中墜今姑虛予以無事之兵柄時試以不測之風波許道略有聰明

或可一朝悔悟改其積習漸可成材然吾師拳拳之苦衷佩綸或能曲喻而許道殊不深知一味矜揚興高采烈譬諸以參苓治熱疾藥日益厚邪日益深尚不易方彼將動風狂走矣一則氣壯以爲使貪使詐己所擅長泛駕之馬是在御之故許道在他人斷不能用而在我則能用此固吾師英風盛概衆所稱揚者然此法施之駱國忠陳國瑞則可而施之許道則不可且從古使貪使詐未有不爲貪詐所使者吾師際時事艱難之會當勲望隆盛之時尤宜加意如不以佩綸之言爲罪幡然改計發其漏言之罪繩其先退之愆立予屏逐論劾去之此誠大臣謀國之忠賢者改過之法海內引領豈獨佩綸若吾師猶念舊交憚更前奏且因其測量海島跋

涉初歸未肯即違情伸法則佩綸請卑無高論少貶其
道可即解其統帶水師之任別候差委該道身體軟弱
畏涉波濤正可藉資調養仰惟師意欲俟其簡放關道
之後從容自去不知許之步跡不獨正人不以爲然即
樞臣亦不以爲然徒玷山公之啟事決無天帝之除書
聽其自斃斃在何時俄事方殷海防至重不可忽也夫
以一世家子弟易得時譽而自其鄉黨以至鄉士大夫
以至亟譯商民無不鄙之如此此必有故矣佩綸承吾
師厚意優容亟圖報益而深慮立言或有未誠措詞或
有未當使吾師從之則誤事不從則爲難是以旬日以
來中懷展轉不能自決既而思之吾師非常人也豈其
於進賢退不肖之大有游移不決之病用特縷縷布其

愚忱即乞裁奪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佩綸於吉林吳江諸公前未能拔佽鋤奸固其分也使吾師持節於外而佩綸運籌於内許道猶不見屏則世之苛責許道者將苛責佩綸將謂其緘默取容負公相知之雅而佩綸夙夜捫心亦實無以自解於尸位素餐之誚十五夜閒不能成寐曉起觀海日初出霧障盡開此心頓悟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此許道進退之機即佩綸去就之義言之不盡惄然唯吾師鑒之

復左恪靖師相

敬啟者佩綸自里還都朱侍郎出答書及墓碑篆額見示發函伸紙恍接冰斯誠不意籌邊規遠之時立馬揮毫神速若此私衷銘德永永無窮伏承共武嚴翼佶閑

受祉令人有阜螽跳躍鄉望之意俄事日棘　朝廷明
詔籌防數月以來唯閻公旌節啟行進屯哈密並三路
規取伊犁厲棱寒敵宏我遠謨它皆軍容闐然不獨不
敢言戰亦並不敢言防英法合詞請釋罪臣爲轉圜計
乃至中外重臣同詞議允雖小臣爭於下　聖心定於
上而一矢未交我先示弱恐不得爲中國有人也公中
朝第一人究心輿圖老於戎事願規全局以導後來庶
使二三志士亦得與聞黃石素書之祕不獨佩綸一人
得承牖迪也西域重定凡所設施效在久遠天下壯之
唯公以趙營平之高年開班定遠之幕府實宜廣儲良
佐俾他日交代得人乃合古大臣謀國薦賢之意劉張
名將皆文武兼備否楊君綏遠之略不審能否規隨將

來新疆軍事吏事將令數賢分任抑有一人可以獨任者獨居深念此必注意前致子儁書所云伯約愆期諒有所指竊願略示梗概少釋杞人之憂柳堂先生遺命埋骨葪門忠魂長傍　橋山允堪不朽其嗣西白駕部奉母命西還秋中欲出關就公忠義之後又公故人之子當必有以存恤之其墓碑未建西白以佩綸與柳翁交頗深屬次其行事乞文於公佩綸居憂貧疚其何能稱述孤臣節概當爲求海內賢士大夫之能文者敘狀寄上左右不知軍帷餘暇許爲譔述否子儁及謝麐伯前輩皆與柳翁交先後下世三人者皆公賓從同人擬裒其詩文奏議刻之名曰三良集亦欲得公一文序之特不敢請耳佩綸憂居後當返故鄉以家無一廛可居

兒子亦失母無恃不能不寄迹都下良非素懷手教殷殷期以循禮正俗延息壑廬不敢不勉至公齒牙獎借豈復忍任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佩綸別後於初二日抵都足紓系注比日敬維起居納祜定慰下懷佩綸日來鍵戶不出一二舊雨均已晤敘聞　長信聖躬尚未大瘉尚醫脈案有皮乾無汗四載有餘痰唾如涕夜睡空虛等語前月二十三四見重近似略痊唯脊骨發涼覺飲食自脊而下不知何病致此南亝諸公均以為可慮而政府或云靜養可望復元但願如天之福早占勿藥　宗社之幸也聞平論及丁卯意涉嘲諷晴翁到津想可面談此間議者頗多

高陽尤三致意佩綸以吾師初意原屬節取其實胸中邪正炳然無煩代慮在佩綸揚善公廷誼應如此神鋒出匣是所望於明公也曾文正水師章程及東海津海山海三關收支確數祈飭錄一簡明揭以備鉤稽侯佩綸到津取閱無庸寄都防務全稿及新議改訂條約鄰侯云師函致譯署索之無不可得條約唯一準價費新疆令指一處通商現在北門鎖鑰所倚唯公惟祈進賢才黜庸劣節冗費以厚餉源用堅忍以規久遠以吾師之勤明忠爽誠持定見不為流俗所阻必能保障畿疆佩綸之在左右與否何所增損哉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受業突然而來惘然而去拳拳之念當荷鑒原

外患日滋苦無長策獨居深念還復如何受業展轉思維勉爲函丈擬一信稿似與前書不觸不背而於中朝情形外國窾要亦非全然隔膜儻蒙鑒入何幸如之吾師處事太速每苦思慮未周且存心誠實遂覺天下之人無不誠實不知吳江陰很既恐事過而見輕威使梟雄未必言出而無誑恐吾師徒冒天下之不韙而於大局一無所裨徒將崇虎釋放貽中外笑柄而已且我方議籌餉議增船爲自强之計斯言甫入防務隨之人誰信我若果事迫志同萬不得已而排衆議亦在盡從條約不在釋放使臣今俄人絕無消息譯署必不見行徒因旁觀一言生此枝節而我公無故自立於濁流之中以爲障狂瀾而東之在此舉也不亦左哉受業之於吾

師無決然舍去之理亦無寂然不言之理面言未能曲盡用敢再布區區伏乞垂察旅館枯坐百感橫生荒雞聲惡苦無起舞之豪懷也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到都曾上兩牋計已入鑒敬想福祉日隆甚盛甚盛受業所陳四策已采其二謹將論臺灣一事復敘作奏稿呈覽吾師宅心仁厚愛才若渴故芻蕘之獻進賢易而退不肖難然鄙見硜硜終守一家哭不如一路哭之說其曾經錄用者請外銷之其不甚愛惜者請內治之在受業雖矢初心已非强諫此皆曲體相公之雅度爲此調停慮我師之必不見從故未敢代爲屬草兾我師之或蒙見納故未敢終祕不言雅吹滿堂一蟲唧

卿顧待旦清思少迴聰聽也請釋祟虎之事信雖得自他人來實出於己意受業旣因浮議告歸俟節後再圖進謁故還都後杜門不問世事微聞師又有書至是否俯循鄙說抑或別運深謀無從而知陸防似宜專奏稍紓宸廑而固羣志水師章程須以祟事爲進退若釋罪人而仍購鐵甲必不能行恪靖若不進屯哈密聲言規取伊犂則促餉無辭亦罕應者矣是以靜俟後命三關細款如能開示尤妙蓋受業所擬亦自圓其說總之不諧流俗而已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佩綸還都後曾上三書度已入覽伏維杖節觀河運籌澄海何勝頌系釋祟之議聞威使要求無已法

人助之吾師以爲機有可乘堅持此議累書致譯署促其入告凡津人到都者無不傳聞籍籍峴莊督部身寄南洋鉅任竟若以此爲籌防奇策徧贊於廷臣之有氣力者冀合衆志以轉圜噫何其騃也玆事體大佩綸本不當妄言而既於公處曾與密謀終不敢自居局外竊謂英法調停未必非一轉機而中朝處置要當有法過操迂儒之論佩綸所不屑徒循島人之求佩綸亦不屑大旨在參酌中外之情勢於滿盤中留一活著而已夫任天下之大事須曲盡天下之人情不知洋人之情誠不能辦洋務不知中國　君民之情獨能辦洋務乎曾劼剛書云俄約改議之事樞臣有樞臣意見京官有京官意見俄人有俄人意見夫既知天下之大意見不能

强同矣而欲以英法兩國之請强而同之未識公等欲
辦此事乎欲不辦此事乎欲不辦此事猶且不可而況
欲辦此事哉敢就鄙見所及為公伴揣而論之夫受羣
工之言排柄臣之議特下崇使於理者豈非　聖母之
獨斷乎　須詔甫四月也疆臣甫上徵餉之疏旋請和
戎之策謂　聖心能釋然乎養痾甫兩月也疆臣略蹈
退閒之隙即存卸責之心謂　聖心能釋然乎就使樞
臣百計敷陳挾敵勢以相要强　聖人以不得不從之
勢而以　長信初愈之聖躬中外大臣合謀協力於此
時襄此大計為忠乎為不忠乎誠不待智者而決矣
明詔宣布衆論爭之　上本以反汗為羞必以挾制為
憾在樞臣不足惜公首建議何以自明此其可慮者一

也衆論羣言在曾侯目之曰書生鄙之曰酸子而佩綸略涉曾文正之書則故尊之曰清議吾師偉略忠忱故清流爭附而吾師平日言論亦甚愛護清流惟前月十六夕談乃頗有非笑之意此實吾師之微失佩綸亦不敢爲諱也然且論今之朝局能於未釋崇厚之先胥清流而盡殺之乎盡謫之乎盡罷之乎盡瘖之乎佩綸知其不能即樞臣亦知其不能也不能則 詔書曲赦以後衆口必譁語當益激 聖心一回則於事略有齟齬即生邊釁即事已鑄錯而 東朝抑鬱亦恐病伏隱微且恐言者舍罪人而蔓及柄臣彼時執政自救不暇遑論國計舉朝爲鷸蚌之持而俄人收漁人之利若欲杜絕此患勢必如南宋之罷李忠定收岳武穆此固三尺

童子所不謂然者公宅心仁厚豈忍為此而前者論及
吾宗疏稿流播海外色頗不平儻遂以此語入譯署諸
臣之耳則必從而和之孫文定僞稿一獄豈非前車唯
口與戎有如電氣引礮與其悔後何如愼先若正人排
斥之端一開吳江勢燄愈張中國危端立至吾師恐亦
非金人所喜者此其可慮者二也中外大局俄如虎狼
秦我畏之英法豈竟不畏之哉請釋罪人兩國或能得
之於我請改成約兩國必不能得之於俄即曰能得之
於俄而以譯署諸公之茹吐游移張皇畏葸亦斷不能
得之於兩國使臣而使之合志竭力以得之於俄然則
此舉也在公曰為大局轉圜而究之不過為崇使轉圜
並不能為曾侯轉圜俄怒愈深英法觀於壁上崇使脫

於釜中而中國徒受其辱吾師仍當其衝彼時誰敢以失信責英法者不責英法則必責及為英法導者矣無事則人受其利有事則公承其弊此其可慮者三也然則今日之計誠欲上不干 聖怒下不受衆謗外不見紿於英法而預防俄人之叵測莫如將崇厚改為緩決許其於俄約改定之後量減罪名以 廷寄諭曾侯以咨文達英法俄外部不出罪人於獄中則 宸謨無朝三暮四之更不示明文於天下則廷臣無此是彼非之訟有廷寄有咨文則於英法足昭大信以崇厚為質而馭英法以英法為紐而解俄人事緩則可保和局事急則未墮狡謀似與我師平日馭外之謀不甚逕庭伏望審思沈斷如果可行即由公致書樞臣並函致兩國信

使早定其事若明釋崇使而仍屬祕密安有宮鼓鐘而外不聞聲者哉釋崇厚不得請英法必以為辱然果釋崇厚而俄不允英法之請英法亦未必不辱也讁崇厚俄以為辱然以誤國罪之又以畏敵釋之釋之而敵仍不回是中國再辱矣言洋務者動曰俄大國也然中國獨非大朝乎吾師之意以為與其城下之盟何如綢繆未雨不知此言出自疆臣終是戰人而主和局於理未融佩綸亦知人才消乏海防未盡可恃然惟其國勢日弱我有怯敵之心愈不得不强為鎮定若如前議使是步伐盡亂愈啟戎心願公俯采鄙言挽回成局不可使佩綸徒為不幸多中之賜而冀佩綸得為可與言詩之商也佩綸伏處憂居敢强與國之大政而杞人之憂既

切即野人之獻彌殷以曾備中朝五品之官即讀禮家居敢忘　君國存此說或足以愧執政之庸庸者乎以曾厠閣下弟子之列即杜門卻軌猶眷眷明公存此說或足以勵左右之默默者乎輝照之回不回在公孤誠之向不向在已楮墨有盡意緒無窮伏維起居珍重不宣

林穎叔不用以督臺防雖十疏不得舉也聞公詢之張凱嵩張覲公舉之而不欲其老死邊瘴願公勿惑其說林穎叔晉中解組後主講鍾山聞甚窘迫閩中人士無重之者佩綸與之絕不相識重臺防愛耆舊故為公累言之耳愛才宏抱願一審斷幸甚幸甚

復奎樂山觀察

得十三日書敬悉興居康吉從事賢勞甚善甚善崇事

自初聞劉峴莊制軍入都日促總署趕辦英法兩國公使亦再三相迫總署即將合肥累次致書奏聞意在釋罪人爲韓圖地後言者論列於十四日下廷議廷議亦請如總署所言異議者十二摺醇邸請將崇仍監禁十九日　宸斷采用醇邸之議並不明降　諭旨以寄信告曾侯轉致俄邦並託英法調處大致約改紲消崇可出獄約不改紲不消崇即正刑目下暫緩仍監獄中如此兩國並無異詞較總署原議稍爲得體仰見　聖心慮事之精細舉朝大臣能勿愧死並聞有申飭兩洋之說然臣下積習已深恐非空言所能挽回殊可慨耳庸倫一路內閒直置之膜外曹藎臣一節弟已致書到津請合肥奏明並有書再勸曹公局外心力所可盡者無

不盡到若夫成功則天也鄒岱東前輩不知已否到口弟與之不相熟已函致黄子壽丈託其促鄒早行至所議條款室礙如何未據閣下示知弟無憑懸斷將來共事但閣下處以優容無不志同道合人心正如其面處世之難如是如是正不必過於認真耳合肥未有書見招弟亦亟思來口一行惟日内家兄由里到都未即赴局而都門亦尚有瑣事未了鄙意注重多倫俟閣下將次赴多倫之前十日遣人來招弟都下無事必可前來也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五月杪奉到鈞答得悉提躬篤祜足慰下懷佩綸旋感脾泄之疾兼苦肝陽上升杜門養疴是以未再

有所陳諒勞注系時事日艱外患相迫公肩鉅任所以報　至尊塞羣望者籌之既熟何待煩言惟佩綸受知既深立言不敢不切終冀公長慮卻顧爲數十年根本之圖而不爲旦夕苟安之計則無論爲和爲戰皆足饜服天下聞公以忠憤交乘時多過激之論傳言未審不便數諫亦終不忍無言程子曰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願公以豪傑之胷懷進以聖賢之器度此則後生小子所禱祀而求者也海防購置鐵甲四艘此爲日後計目前尚緩不濟急然藉此邀　允實爲得時佩綸竊思中國海戰斷不能與泰西爭長鐵甲四艘即盡歸北洋亦只能牽綴賊勢若欲狎浪乘風與之搏擊殊未可恃證之西事法國水師雄視歐洲而布人蹂其國

都實由陸路花旗戰事船入內河亦往往覆舟折將以安南之弱劉永福羣盜之魁其克復東京陣斬法將安承業即於陸路設伏制勝俄居二洲之間其陸軍與土耳其諸邦爭戰時有敗衂亦初非百戰百勝其師船技藝自與歐洲諸國等不知曾著奇功否然大要尚未及英法之精利也有明中葉備倭唐荊川諸公均以戰海中爲上策扼海上爲中策戰陸地爲下策卒之譚戚諸將實以陸師成功今西人船礮百倍於倭即陸軍亦非倭之鈔掠可比然主客勞逸理似相同自林文忠公僧忠親王創議防海均以扼之海上爲得策然船礮大而臺礮小又舟多臺少舟活臺呆均犯兵家之忌我以礮臺爲孤注前敵一摧全軍潰散非特強弱之殊抑亦自

蹈於穽耳妄意中外如有戰事似宜加意陸戰而不可孤守礮臺俟有鐵船之後則以水軍爲牽制後路之計我之全力不必盡注於三五礮臺亦不必散布於十餘海口盡破前人不敢縱敵上岸故習大帥統籌全局不以前敵爲能而以運籌爲主俾陸軍奇正相生首尾相應蹈瑕抵隙以求一戰之勝其或庶幾大致彼以勇我以智彼以整我以散彼以人工我以地利彼以機事我以機心有不可知則惟氣運耳佩綸年少氣盛或涉趙括易言或蹈王恢騁辨惟海防實今日第一要義書生亦宜考核吾師素習戎謀兼諳洋務願有教益以牖愚蒙想當不吝雅誨也佩綸以憂居負疚之人寄跡都下良非素懷前月單騎出居庸關探梵寺之殘碑覽宣府

之阨塞至張家口客樂山觀察處欲出塞一游以病後畏寒不果旬日間或見老兵問九邊形勢或招賈茶客叩外國事頗有足補張十洲何願船之書者豈敢謂芻蕘之言一無可采中秋節近下月初須至都寓一理塵事或即還鄉掃墓蓬飄萍梗到處爲家思之慨然雅意雖示懸榻下衷實恥素餐惟言念麥舟之惠圖報未能此中不無耿耿耳

致奎樂山觀察

邊城小住旬餘獲益良多古誼深情別殊悵惘初二日到都次日至尊處晤見賢夫人及五弟知上下均安足慰遠注左相召入將備樞廷之任不知能否入都都下議論不一各樞議處以公罪降留準其抵銷了之聞出

陳侍讀寶琛之論俄事釋使臣結五案曲意交鄰冀改
前約而俄國於釋崇結案則甚喜一經議及改章則怫
然有遣使來都另議之說此據曾侯電報云爾目下朝
中甚爲驚恐而主和主戰仍無定局可歎也李相處無
音問至不知海防如何羣醫集闕下亦復議論不一薛
直隸薦汪山西薦主温補太醫用凉劑江南馬醫主滋補此
數人之治病正如時賢之治國矣部照已準所請尊處
當已得有劄知岱東諸君歸乎宮玉甫事想經窗稟都
下傳聞均謂兄舉動迥非時流也
正封函閒得來示甚慰下懷驩兜出獄後拜客如常殊
不知恥且因其媳將家政大改痛行責打奇矣至傳其
與威妥瑪到津議和之說殊涉子虛郭鮑已調乃人條

陳曾九帥亦飭不必陸見即赴山海關劉則未經特召仍由合肥函商恐此君不出也韻侯未見宣鎮重防弟竟飄然而過疏矣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佩綸久客宣府有志歸意屬江蘇奏停分發兄子壽曾入都爲出山計遂返都門代爲料理行滕甫解鈞答旋來敬審軍國平章從容布置何勝頌佩承示以零營把紮礮臺留銘盛兩軍爲後路奇正相生足徵偉略若果　廟謨決戰津沽一路佩綸可決其無虞以公夙愛士能得其死力也來教謂戰則優絀立見殆謙詞耳佩綸出都甫一月歸則釋崇厚結五案我之曲意強鄰可謂無微不至而劾剛甫引辨端俄已意拂布策聞

九月間將到師船出汊吉奉聞有先聲後實之意時事至此佩綸妄論惟背城借一作濵淵孤注之計或可全國體而折敵驕然執政仍無定見旬日間詢悉樞府方略於戰事嫌無章法於和局嫌無著法比雖飭交廷議紛如聚訟豈有良圖局外之人本可無庸置喙唯佩綸爲我公計無論　中旨主和主戰必當委重於公有宜先事審計未可專諉於　朝命者竊貢數疑敬乞見示以免拳拳以和而論布策來時講和宜在何地鄙意上海爲上煙臺次之京師爲下宜派何人中旨必以屬公滇案有例然俄與英異公任津防斷不可離宜請謹籌講和之人以重臣爲宜布策如願至津船宜泊何處如願入京宜令酌帶人數到津其坐船即縱其入口無礙但朝命必斷斷於此人數似宜有限斷十八條之約公意在盡許在酌許此外索兵費許否兵費

之外再索商費普法例許否如何可和如何必不和公當有成算以免動爲樞臣分謗以戰而論大連旅順等處旣無師船若有陸軍分紮登州及煙臺後山使敵入遼海不能據山東爲窟則煤米軍火接濟較難或不致全力久攻津沽營口等處伯仁料難辦賊若易以簡堂及晴軒或較勝耳公以爲然否曾飽全注於山海關一帶不相統屬恐成相州覆轍似不如曾專辦奉天而以山海關委之飽責任較專然佩綸謂俄設有事必徑犯津沽不於營口下手也上海聞俄人之軍資匯存洋行如和局決裂能飭南洋斷其接濟否兩國兵爭似亦不得盡顧公法公謂如何至前函所云過激者公動言戰則以死報國此其一端佩綸之意即戰公固以調度爲能

不以陷陣爲勇竊謂公但坐鎮天津正無庸親臨新城以必死自期方合大臣體段至劉省三見經　特召公亦宜繩之使出以備任使加意優容正見公大度時事方殷何必於武臣較量尺寸哉有兵無器誠爲篤論惟及今不一試以後正恐有器無人如何如何國之大事鄙夫何足知之所以不憚反復者正恐數十年後敵患益深老成益少坐視中國爲其箝制欲一搖手不得耳張口略有見聞容暇面陳非時務所亟不一一贅還里大致在八月杪九月初恕不縷縷

致奎樂山觀察

前交趙紀攜去書籍並信兩函想已收到邇想動定綏龢定如遠祝弟日來延南醫馬文植診視服藥頗效夜

睡較安足紓遠注俄事去年於八月十七定約沈相以今年八月十七限滿奏請依允（語頗含糊其意如此）　聖心不以為是是以十八日召見六部尚書總憲及寶張兩君張因衙門送信遲延未到寶請廷議廿日集於內閣仍無端倪中朝羣臣緘默冥頑至此可為浩歎俄遣使臣布策聞九月抄可到今年必不敢戰以隆冬海凍故也然樞臣選懦如此俄亦何勞戰哉弟擬月抄與舍姪同出都門順道至津沽一行以了合肥之局漱蘭之館似不便就與其乞助於他人不如乞助於吾兄之為得也地事目下想可順手久未得手書想兄亦出口丈量矣岱東諸公如何辛苦玉甫已履新否

復奎樂山觀察

張廳得人部照得請乃閣下至誠所感歸美鄙人殊為皇恐惟弟年來文運不佳一為兄作記室而順利如此窮措大從此轉運未可知也岱東回省似近時賢舉動弟意可於其行後屬蘇宮時函促之免其生嫌且得彼為助兄可不至衝寒時出也押荒已有眉目否書吏欠項豈宜留備部費但數目暫勿稟實較易了結否則如此鉅款必成大獄矣弟現服藥仍飲藥酒仙鶴草已覓得矣漱蘭處已辭去明日擬赴津一行因合肥又有信至不得不速去以副其意議論仍不能合館終不就也合肥書云曾九帥精神枯憊誓不出榆關一步俄兵屯海蔘崴一帶二萬餘布策經曾使懇俄國召回而合肥致弟書云布已經紅海不能折回矣廷議一次上下束

手近於樞臣外加派二邸翁潘兩尚書然亦無甚妙策内外槍法全亂真不值鄙人一笑也居庸碑已遣人往搨聞方過山西之兵忙者自忙閑者自閑可謂韻事可爲妄人矣

致容舫安圃姪

十二日送行後鄙人即入督署是日風勢甚大想容舫受顛簸之苦矣十三四均晴朗無風抵上海後小作停頓當即到蘇謁見上憲徧拜同寅不無忙冗尚祈諸事節勞以藥餌自衛吾姪病後精神丰采均未復元不可强自振奮致患伏隱微也俄事之立限由中朝請展限之故其實約尚未能遵行何有於限此實吳江謬見當時鄙人即向南皮痛詆待會議時南皮竟將此層忽略

而吳江已與凱使商之局外無由而知今總署已允其於限內商辦日期過促和必大辱戰尚無備如何如何限九月廿九西十一月初一日合肥嫌內閒檜法太亂連日縱談甚暢知前論各節均尚采用但亦未能盡與現在津防頗固俄意趨重吉奉之交其氣雖盛然亦並非必不可勝之兵惜中朝無能了此者耳署中喜事新親已到鄙人居此似不甚合擬於今夕解維回都合肥約明年同至旅順口察看形勢大約二三月間尚擬來津一行也四兄渠欲任之以事以勞苦之冀可成材並問安姪出處其情誼殷殷實非時賢所能及耳

致容舫安圃姪

鄙人於二十一日到京廡因途中少受風寒骸疾又發

近尚未愈中年尚無大礙他日必受此累恐如廣少彭
之需坐兩人小椅奈何馬培之醫運不佳寶公夫人景
樞愛女及堂郎中親厚者二人一月內均不效而死名
稍損眷亦衰幸保之者多尚未遣去浙江湖北湖南江
西所薦則已先後遣歸矣俄事許還伊犁南境之怗克
斯川界務略有轉機松花江亦可通融西漢仍執初議
唯每去一條必以一條相抵翁主緩索伊犁到底不懈
樞臣主增償款張陳二庶子聯名請伊犁已得南境斷
勿緩索西漢關係甚大仍須力爭而大致在以錢買之
既不肯以戰相持亦唯有如此措詞矣日本乘勢欲結
琉球一案許還南島而不許存中山之祀且欲我改約
二條一為利益均霑一為舊約與加約礙者照加約行

尚有管轄商民酌加稅則兩條俟與各國定議後再議

先是南皮請聯日本以禦俄王逸吾踵之南皮但云商

務王則兼及琉球不知日本畏俄玩華即與聯盟終歸

無益而琉球案結則俄得援例以取高麗利益均霑則

巳西各國將援例以入內地鄙見目下不與俄戰亦可

不與倭和潛史據之以告南皮聞亦須繼作恐人以其

前言爲口實耳吾姪以爲何如時會多艱人才不出吾

兩人際此時無英雄之時不得厠言路以伸其壯志眞

不幸也毛詩止須兩部許人已久幸勿忘卻餘者乞還

子晉十元寄上海此外存之可也

致奎樂山觀察

前布一牋想經鑒入嗣聞閣下出塞丈量廠地是以未

再寄函昨閱邸鈔知有重蒞口北之 命想當回宣府接篆任事執事在邊素著循聲昔有去思今歌來暮駕輕就熟何待鄙言唯相知既深相期益大有不能不陳於左右者數端幸垂鑒納

一接篆宜仍駐張口也此次 恩遇仍出合肥密薦政府亦以人才重兄萬不可折回宣府遽以地事責成委員岱東前輩既垂涎右軍一席此時必不無俗見宜加意優容以示愛才宏抱

一幕友宜斟酌也韻翁人極老練惟因與王道相處過久頗有聲氣此次兄斷無不請之理但恐人又以爲換官不換幕騰謗於大府之前可婉告韻翁加意自勵弟云此乃兄處舊人然人言可畏不得不直告於兄也如未便無因而談及即以弟

信爲辦書記宜擇一佳者沈君備作副手否則言無文而行不遠矣

一理事同知宜稟請改章也尊見由直隸滿蒙候補實缺調補固是一法然不如滿漢並用爲直捷痛快有例可援如閣下不便開罪同鄉可兩意並稟一明一密較爲周帀此事弟已代向合肥說及卽請速行以試新硎之利

一懷安蔭祿之案宜秉公速結也此事昔作旁觀今爲當局不早爲結案拖累無辜瞻徇寮屬何以見新觀察之丰采宜卽飭府秉公議結執詞申院以儆草菅人命之州縣實爲功德無量

一荒地未盡事宜請繕稿寄示也前論荒地推廣章程

如設縣添汛各節及未開之廠已墾之荒約有多少均請飭吏詳繕一稿見寄或可代爲斟酌能託幕友先擬一稿尤妙

一設縣宜詳慎也岱東告合肥云不如設兩巡檢此不通之論吉林等處一巡檢管一大縣之地索詐鄉民窩匿强盜何所不至不如於興和城設一縣而將張廳萬全兩縣插花偏重之地分別改定但近年所開之荒錢糧不過三萬恐不能養一縣官吏其次則不如移縣爲妙望詳度爲宜以上均於新政有關者分別寄知其餘如時事如邊防當言者甚多容遲日再及恐論事太多兄轉有所忽略也

致顧皡民觀察

讀致賢弟書念我綦切良用惓然故審杖節邊城洞悉阨塞爲設險守國之計何勝馳系恒軒以軍事自任不問地方未免棄其所長且詔旨言一切事宜而自居邊務將軍之持權恒公之避勢情見乎詞兩姑之間恐尚須新婦調處弟一見恒軒此書即與誼兄太息以爲東人得一賢使君而不能受其澤機會亦良可惜也三姓有無險要可守甚爲懸注吉黑與俄交界處乞詳示得一圖而注說之尤妙閣下在松花江造水柵甚是但用鐵鏈木簰均浮物而非沈物易爲敵人所破布人所撰防海論詳言之近已有詔頒行當可寓目松花早凍明年凍解時須再用下樁壘石之法加工乃可行船至伯都訥斷不可許卓論已徧告諸公但現在布策將來舉朝皇遽恐此說不

甚入時有創議於上游多開支河爲灌田計即爲洩水計似許而不許不知可行否乞體會之湘陰召入聞可於冬月入關復有鋒車促之矣弟初秋作宣府游歸則罪使已釋五案已結迴非夏間敷衍防務時局面此固意中事惜言者無先見之明耳下月擬歸里容舫入都即返蘇州不無縣令是我之感故於閣下前不敢作書鶴兄屈此時慚感也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日前所上一牋想經鑒入比維德躬納祜慰如所懷俄事索兵費十二兆而綏地廢約則要我永不再索確據聞兩府集議於兵費變名減數於伊犁改綏爲爭電音往復彼此無開誠布公之言恐尚未能遽結第

我旣願息事甯人俄亦不過借兵求利將來結局大畧可知盟成以後樞臣高枕無憂將吏解兵釋負公獨持自强之說又必爲文法所持故佩綸之見欲留日本生一波折使內外不即解嚴以開自强之基而公得因閒以行其志聞公近有致譯署書深以與日本結案改約爲非譯署憚更成議仍以入告置公書罔聞亦初不附奏言者唯王祭酒請聯倭禦俄此揣摩之說何足爲據昨晤伯潛庶子知因倭約上書極論謂結球案則禍及朝鮮改舊約則蔓及巴西諸國政府不省香濤前輩之言謂商務可酌許而球案不可率結佩綸之意則與伯潛尤合其深意則因不得於俄欲藉倭事立威以杜泰西環伺之漸公若以重臣在外抗疏辨之一言九鼎定

可挽回自粵捻剿平曾胡繼逝而吳江入柄大權爲陽極陰生之象津案起而文正損望臺案結而文肅亦少損威滇案因不善維持幾成巨衅致我公冒單騎見虜之險使當日內無懦相何至如此十年以來外侮紛起無歲無之自今以往其有極乎佩綸每私憂竊憤謂中國大局雖云中原無事 宵旰勤勞而中外人才消乏風氣頹靡已復盡道光季年之習其流極或且過之所恃者公及恪靖二人湘淮各營支拄於外耳儻再不藉攘外以爲修內計宴安粉飾如厝薪火上自以爲安一星終後不堪設想矣如倭事不結彼不足爲邊患而我得藉之以理邊防因時制器破格用人凡所設施或免掣肘今年因俄事危迫購鐵艦設電音久不得請者一

且如願以償是其明證北洋防軍散而無紀諒難持久
公但慨然以倭事自任則　朝命必將以北洋全防付
公然後及是閒暇立水師儲戰艦汰冗弱之防兵罷無
用之將吏蒐軍簡器與倭相持更於臺灣置一二材武
之士杜其窺伺不戰而復琉球是齊桓救邢封衛之功
一戰而創日本亦戰國遠交近攻之法以公之才左提
右挈效可立覩也夫當此海國爭雄之日中國不一用
武勢難自存但歐西諸國礮利船堅時流震於庚子庚
申之役莫敢毅然言戰實亦相距過遠即兵力強武豈
能跨海勞師獨日本夜郎自大外強中乾終必蹈徐偃
王宋襄公故轍我若不取終爲西人所殘亞洲同壤我
得之則門戶益嚴敵據之則肘腋爲患故佩綸妄意欲

公全力經營一當倭以取威定霸可爲海防洋務作一轉捩作一結束地球上下萬國會同開千古未有之局公遘會乘權中外仰望若僅成平吳剿捻之功恐尚辜天生李晟之意況公經營海防垂十年矣以此勞心神以此遭非議心神非藎臣所惜也非議非藎臣所顧也獨胡爲舉非常之功垂成之業可行之事拱手而讓之他人乎爲國計爲公計時不可失矣深夜展轉不能自已因前書未盡所言且氣矜之隆不盡合於時事是以敢再論之

致奎樂山觀察

前由專足攜去覆書當經鑒察遐想爲政精勤餐衛日益爲頌弟不能踐約重來良深歉仄然自津門迴轡孱

軀實亦疲苶鄂中薦醫程麗芬觀察爲定溫補之方服桂附薑蓍峻劑四十餘日足疾始瘉精神略振以畏寒之人屢冱寒之地未免欲行復卻月內本思歸里一了春初未竣之事亦以隆冬就道爲苦屢改行期其近日意緒可想矣俄事頗有轉機大致西漢松花均有可商伊犂許歸南境惟索費較前增四百萬盧布或可如期妥結倭人乘間結琉球案並求內地通商總署許之言者論之北洋從言者南洋附總署不知如何定局左恪靖遵 旨北來別有一軍從草地至張家口屯劄三衛久虛春閒請合肥以大將練兵戍邊議不果行不圖湘陰所見乃與略同也閣下何時可以赴津幸先期見示以慰懸懸

復李肅毅師相

奉九月三十日鈞諭敬審德躬納祜慰如遠念俄事電覆聞欲爭西漢松花及伊犂南境西境許以償款盧布十兆不立兵費名目如西境不歸償須酌減前書以師處當悉其詳故未細陳不料政府詭秘乃爾可恨也倭約因日內言者交章論列樞臣遲回不斷殆因改議則恐言者笑爲無識不改議則又恐言者詆爲護前進退維谷全是私心伯潛執奏最切吳江詫其何以風聞太確將總署機要文字全提入堂中而不知外洋各使則往往津要自以密信告之用心顛倒如此真不可解識者以爲此事若能交師處核奏當可轉圜不知能如此否尚無所聞俄電亦俟有傳說當再啟知但恐佩綸展

轉道聽未必詳盡耳沅帥之言都下均不直之並聞其致都人書有自作自受之語措詞太失體矣公夙寬厚且於文正沅瀣自不值與之較量久之是非自定耳佩綸則深惜其威望素著而有節晚不終之嘅也省三事容再審度詳復綸之重省三亦因國事所以曲爲調停者不欲損公好士之名耳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戈什賚去復牋當塵籤記倭事言者論列甚夥伯潛一疏政府不省贊少詹寥寥短篇援公爲詞香濤專就球案立論亦欲令北洋與議 聖心始疑譯署命諸邸二尚書赴總理衙門詳議聞日內須密詢公處以定大局 樹帷虛已萬衆仰覲我公所復譯署一書諸

邸見之始有轉機此間之譯署快吏者此事　聖心廷議輿論無不倚公爲重吾師全局在胸極言得失必足以關譯署之口而饜天下之心雖伏櫪駑庸亦聞金鼓而奮迅其兩耳也譯署護前恐其造不根之言熒惑左右乞勿入之鄙論前兩書已盡恕不贅陳

致容 姪安好容 姪

前復一書想經收到頃知容姪業已到省想上游器重定如遠念俄事現展限兩月倭事總署已有成說允其改內地通商之約分琉球南島與我伯潛竹坡及香濤均斷斷爭之合肥亦不以爲然而政府持之甚堅現在事下合肥或能挽回香濤於七月間曾有論邊務疏中有聯日本以伐其交之語然亦但云商務可允者酌允

之並未言及割地其時佩綸方為宣化之游也至割山後與日割阿里與英乃去年疏中所云為游說之詞非縱橫之策時人誤以煙雲為堆垜耳此疏姪亦見過輕筆活筆當日卻規之渠以文字如此方暢不受其說今果為人所指摘總之香濤為人不無偏處然其心為國可以深信唯器量不大膽識未堅不無游移寡斷及聰明自詡之時以此惹人疑忌訕毀其得名在此其受謗亦在此至此言實非曾出口吾姪幸為之辨誣也誼卿處可告以香濤事曲折總之此次倭約之定固總署成見亦言者附和成之言者非他乃王逸吾也總署亦拉香濤為詞香濤甚怒然擇言不慎亦自貽伊戚矣

致顧皡民觀察

久不得手教時用惘惘比奉十月十七日書敬審纁爐
行邊戴白垂髫爭擁車下二百年來父老始得見漢官
威儀偉矣卓矣俄約變幻不常佩綸之歸自宣府也布
策將來舉朝失色獨持堅定之説人人以爲局外高論
於是電復倉皇徵調紛起猶賴　聖母終無概允崇約
之言議者尚有當籌戰備之論我方遲回不決之際而
俄自九月以後波浪漸平見聞諸事可通情商權伊犂
擬歸南境西漢不甚堅持松花江亦有稍退之言但須
酌加償款似此彼此遷就當可成盟所慮歃血之後不
復臥薪嘗膽濱海要區終爲人蠶食耳閣下從事獨賢
建造水關募墾荒地皆有裨於邊計民生吾輩不求捷
獲但循分順理做去可矣弟北游塞上畧抒悶懷秋杪

欲歸里一行適合肥以書見招到津小住數日略陳藥石乃極爲然會譯署與倭定約結中山案倭以南島歸我我許其内地通商潛達上言極論合肥亦斷斷稱其不便要津頗疑弟從中主持可謂不虞之譽經濟素未講求洋務尤未涉歷而世忽以此歸之不得已則日日寫黃山谷混充名士人則曰此閉門種菜也則日日服程麗芬所定方餌薑桂茸附彌月人則曰此辟穀善病也自恨入山不深基田無屋耳然雖延喘餘生醫者謂其脈氣過虛猶不肯遽死者何也莊子云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其憂不窮即其生不已矣安圖留滯吳中即弟處亦不易得一書容舫到省承糧道王君委一滬局差月薪三十金來書以於家事無補爲言恐尚有求此不

得者雪漁亦賦悼亡同人喪偶一如輪補到班可怪之至弟作書致之頗引閣下爲詞亦同病相憐之意耳淸卿前輩撫韓邊外大爲政府所賞何可遽萌退志致香老書弟皆寓目弟於其論喜參贊書嫌太過當屬香老附陳規戒並私議琿春逼近朝鮮之慶源非屯田固境不可後書言琿春墾荒甚詳則已與鄙見合不復贅辭孤立旗員中原非易事然既已見效雖百銘百喜何足制我哉香老嘗戲弟以爲才出其上弟謂公處月見京卿書儆處月見觀察書安見其能上也然吾之愛觀察甚於香老之愛京卿亦可謂各得所欲矣鶴老文興尚佳酒興銳減且並嫌觀察之無書而小發牢騷焉閣下又將何以處之耶弟杜門時多香老潛公來談或一答

步此外唯讀莊子周易兩書尚無悟入處事來便做飯來便喫倦來便睡常欲希風而不可得近則飯來也喫倦來也睡事來則不做或者漸近自然乎恨閣下在遠有難盡之詞不及贅陳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前上三書當次第入鑒近惟福履綏嘉爲祝劼剛電音已到聞俄人自展限期兩月伊犂決意歸我如何歸法臨時再告此信通國皆知皆以爲喜佩綸之愚謂棄地廢約俄人非不願從特軍餉借資商賈有不得不舍地爭商之勢加時迫沍寒海漫嵗摩闊灣一帶俄兵尚未大集故欲展期觀釁俟戰備完密再行執約索費展限陰蓄戰心歸地必持商務　中朝衮衮未可視

爲綏脈隨狄俄術中公謂何如客軍林立冬防不能解嚴旌節當駐津度歲霆營大半到防能否勤練安居閭羅道應調而往恐穿穴爲營使畿東濱海有伯有窟室之風如何如何沅帥自陳衰病　中旨以替人詢橫覽當代無逾老臣公實無嫌自薦得請則促省三速出以陪京屬之遼防趨重錦州榆關本不煩拘守誠令省三出關經營而宋郭諸軍悉歸相公節制則奉直之防聯爲一氣淮豫之餉不至兩歧師克在和庶幾戰則同仇防則耐久營口本北洋賜履省三亦淮部選鋒願公一手攬定一力擔定無使如駢足多連無用之肉枝手多樹無用之指也佩綸始終勸公兼東防始終勸公用省三卞璞三獻或有王存願明者察焉倭事政府於分島

改約均憚易成言欲公自毀其説以分謗我公强毅之守忠正之懷必無當時後不能堅之慮所望老成持論肫切精詳上悟　宮廷下勵寮寀使執政感愧奮發幡然改圖國之幸也淮西之役決於裴晉公一人澶淵之役決於寇萊公一人公所居之位所賦之才豈出古人下乎清卿來書甚壯於松花江一節持之甚力俄果許從緩議無亦至誠感人初六報安之説不藹此較俄事尤可慮也

致李肅毅師相

初五日奉初二日鈞諭敬承一一倭事下沿海疆臣詳議意欲藉衆論敵公然閣譯署以中山不受兩島措置甚難均有悔意勢恐難守前猷吉林相公謂公報煙臺

之役謬妄可鄙湘陰正月抄可以入都別命一軍由草地屯張家口西陲傳俄信不確故有此舉劼剛電音以兵費爲布熱堅持若不早定有事敢垂成之勢欲請各國公使評斷電覆屬其別立名目彼此渾涵其詞並未商定確數佩綸所聞如此而已省三偕藹青入都昨始晤談老於兵事多審時度務之言可云智將惟於鐵路矜爲創獲志在爲將作大匠而不願爲度遼將軍殆非吾黨相期之意政府亦以南豐留連不去處置頗難也聖俞條議大旨全采西法與省公疏並下南北洋詳覆公嘗恨都人墨守舊聞今執政初不納鑿風氣開矣但俄事償款防餉恐終以借資洋商爲歸宿誠如來諭各省困窮諸事均將束手變法當有次第水陸同時中邊

並徹恐民情大擾餉力亦復不支大臣經畫宜有宏謨
孰緩孰急孰先孰後佩綸願得聞之伯王以擅殺一卒
龍領禁軍中官之獄刑曹亦不能持法皆近事之可憂
者但期　長春餐衛日穌中外大局始能勉力支拄耳
柳翁像贊領到筆意於昌黎東漢三賢贊爲近書則直
逼蘇齋老人一代元臣游心藝事其工乃尚非文人學
士所能及何勝欣服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初聞所上一牋當垂鑒察陪都需材孔亟必得
北洋合力犄角方成乃沅帥寄情藥鼎省公銳意輪車
當軸旣無術使士會歸晉而又疑皇甫之不願度遼遂
爾沈吟不下徒令局外皇皇聞聖俞文中論及水師佩

綸之愚欲請公先將此事酌覆奏設北海水師提督令其巡閱三口勘定礮臺形勢煙臺之八蜡廟芝罘島登州之彈子窩長山島等處未聞均無礮臺旅順之横琴山小彭蜞舊有礮臺亦恐未能得勢公雖擬明年履勘先命提督察度似更詳慎參定水師額缺天津本有滿洲水師乾隆閒裁嘉慶閒復設綠營水師總兵駐新城旋亦裁併登萊旅順忽分忽合忽裁忽設似三省各宜設水師總兵一員歸提督節制而提督歸北洋大臣節制沿海礮臺兵弁必提督可以鈐轄方能一氣提督駐劄當在旅順可以安頓省公且與春闈原議相合海防定為經制則買鐵艦設礮臺裁營汛立舟師皆有主者不致中止省公得之亦隱然如湘軍之彭侍郎九萬培風中流擊楫何必自局於輪人小伎哉提督初設必得勳望卓著者省公於外洋水師未盡諳習而中興諸將年爲最少見事敏捷可學而能晉公論管帶鐵船宿將恐不肯俯就學生又未便躐居實爲騎牆之見偏綸以爲初基用宿將立功後學

（生水手皆可用矣）此舉在我公爲本謀在海防爲急務實不專爲省公計也至鐵路大興於軍國豈云無裨佩綸雖至迂愚久親緒論當不至詫爲異聞（論唐山鑛務西域屯防兩暢其說均蒙首肯）惟以二千年創舉強二千里愚氓以必從規畫轉移知難率爾（試行廣東上海易他處較難邊徼則無紳士無頑民較腹地尤易矣）且就時事而論鐵路剏於山東則天津招商局利必大減（本年爲歸還官款計即須多撥漕糧以濟之運脚均以還帑客貨復爲鐵路所分局務何以支持雖云外洋可以開拓口岸而局中帳略自云局船暫可敷用外洋生意似須再備大船以理論之商局開拓外洋利益當在內洋官帑全清商務大旺之後鐵路舉辦當在其時目下舉行則陸之所贏不抵局之所絀唐道等於論洋法商務大都知進知得而已公爲大臣宜規全局奈何作法自弊乎）而爲轉運軍餉軍火及備戰徵援計則兵力之絀在關東而不在北之津沽南之江漢雖有山東鐵路混同南北仍苦鞭長莫及耳愚意姑

就省公一疏發端開茲厲禁若通力合作飛輓以利軍行從容議之未晚書生目論幸俯教之俄電尚無所聞蘇撫覆倭事獨速大致與公相同清卿撫韓見忠大爲政府所賞鼎丞不復能制之矣得人受上賞亦公之功也

再啟者佩綸所論其不當者可詳爲指示其當者即蒙采納幸勿於廣坐中奬借及之至禱至禱即省三亦勿告之也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十五日所上書當入鈞鑒比聞劼侯電音云伊犂全歸南境塔喀界俄根崇約曾據明約西漢可商松花稍退兵費名目改爲償款於代守項內加四百萬盧

布雷覆詢及領事免稅傳言大致相同師處當有的信
願秘示之倭事峴公主譯署議此老重到金陵絕無新
政可紀令人思沈文肅不置也省公上疏過急微指爲
時相所窺有心人曲意護持終當一歷挹婁九梯徐圖
騁步金人譯遼爲鑌鐵安知鐵路不剏始於遼耶惟是
俄事甫結倭約不改入春後紛紛爲撤防節餉之舉何
時再議自强故妄意欲公及時奏設水師提督立不拔
之基爲久大之業不然省公即暫管遼防要亦不能煖
席也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廿三日奉十九鈞答敬審起居康吉爲頌俄事
謂漸就範圍乃劼侯得前東爭伊犂西境密電即全錄

照會俄人布熱均慍比霍啟言俄嘖有煩言以曾忘爲改約太不留俄人地步遲數日當備公牘將最末一著說出劼剛云俄向他使亦有後言復自陳病狀乞代薦持清議者而未明指其人蓋曾使疑是謀出於南皮庶子以薦爲劾不知自俄許歸南境清議知邊防難恃均有適可而止之心得寸思尺乃由吳江獨斷劼侯旣無出疆專命之節而又輕洩密論以啟狡謀料敵則不智謀國則不忠此誠畫蛇添足之楚人矣霍甚密外不得聞大要必恐懼悚惶而已執政如此使才如此事事兒戲處處機心詹其何以爲國乎譚文卿覆奏倭事迎合更甚於峴莊峴莊之言曰琉球式微斷非中國所能存日本衰耗究非中國所能取語誠衰餒然於商務猶

有微詞也譚則謂漸防堅銜非不能戰而樞臣所左亦
左之三王所右亦右之有大同而無小異齊人滅譚何
以有此可鄙哉鐵路亦廬數人不以為謬佩綸知省公
非其人今日非其時即屬靄卿勸阻比聞子騰學士以
三大弊駁之內廷作此必有授之者來教謂議論人心
皆難畫一以是徘徊審顧誠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見也
不然佩綸固不畏事不逢時者胡獨斷斷於此乎變法
當有次第願公姑於水師鑛務加意勿遽言鐵路耳湘
陰究心輿圖老於兵事乃劉局船勝於鐵艦俄國弱於
髮捻之論未免可嗤凡人意見過偏耳目即有所蔽處
高位負勳名者尤當慎之公一代偉人實可借以為鑒
佩綸為公所偏厚而心亦深厚於公用敢因事納規以

備諍友之一乞夫子哂納焉

再啟者藹青近得省三書謂公將與袁觀察保齡並調意甚謙退以佩綸嘗啟之於公責以代辭佩綸竊以省公在秦苦左右乏才致蹈清人之轍袁觀察久在内閣明敏練事諳習國故資以佐劉頗謂陸生之才足以交驩平勃且袁端敏之子也公扶而煦之抑亦甘棠之愛乎藹青秉性誠慤志趣甚高公如處之幕府累世通家要為親信可仗忠實無他而藹青時承緒論亦於經濟學問有益若命管機器列入薦章既塞其應試之徑而進取太驟轉近速成藹青年甫三十有三正讀書養氣之時非建名問世之會吾斯未信願老其才是亦公門之漆雕淮部之大蘇矣一進一退唯公權之

致容舫安圃姪

俄事前月小作波瀾並有謠傳謂劼侯已逝者初九聞議約已定西漢松花不復置喙塔喀讓界伊南見還領事但設兩處天山商稅暫免償款加增四百萬盧布比當出畏敵者之意外矣恪靖明正下旬可到劉振生寀外間必有謠傳實則是一風漢別無餘蘊護軍案入兩庶子之言化板爲活　聖母之德眞如天也目下朝局唯祈　長春宮早報大安左李合力以爭倭約或有轉機耳實甫因陳伯平迴避湖廣越次而得大約安姪明春可以序補不知何時作計入都容舫年内當無優差假手歲事作何支拄四兄行止不定又有牢愁之作如何如何

致顧皞民觀察

屢於康民處詢悉近狀入春唯即事多欣爲頌俄約已定倭事定議堅持鄙意吉林邊防斷不可撤二百年抵捺賴公等闢之幸無以狄山乘障爲遠謫也簦老與當事不合頗有去志爲國爲身均屬左計旣已杖節臨邊若治效未彰默默言返程不識一錢不直矣閣下幸督其躔留聞屢有和衷之　諭在當事或有悔心閣下何不作陸生舌辨使平勃交驩耶吳江除夕即世予謚文定月初恪靖入直但願羣工協力破沈相十年因循瞻徇之習方可强我中國天命係乎人事望公等勿中道而悔孝侯雖未相見亦願以此義勉之也寄簦公書乞爲愼密遞去望後須應問津之招因合肥累書拳拳誼

雖再卻得無近於馮婦乎

致宗湘文太守

前肅謝牋想已入誉敬想上侍康吉循良播聞定符私祝佩綸春初復土以家無一椽仍寄都下杜門讀禮延喘偷生無足為戚友告者江忠烈圍城中致先大夫十札佩綸於兵燹之餘拾而存之華亭兄攜至泰州裝潢曾呈清鑒其後廬錄副本見歸原書當存尊處幸即賜還俾與兒毹歸趙同傳佳話何如載之當時通問中外盟成海邦諒少釋甲矣

復李肅毅師相

午前使至奉鈞諭敬審忠謀格　主壯略讋夷何勝欽服宍戸璣辱譯署並以出京要挾五技已窮枋臣護前

非不欲遷就了事然以外畏明公內迫清議於倭使之行卻未牽留鍼肓起廢公之功也昔宋章獻欲徇遼使之請呂相以為不可事遂中止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所冀恪靖入 覲後政府有能知兵之人與公一心以獎 王室則不獨倭膽可寒即外侮亦可日少矣屢陳聖俞文字講求船礮裁汰綠營創設水師均佩綸所習聞於公者海運設督似欲革河運而轉踏河運之弊辭而闢之良為治論馮林一先生嘗言海運既行各省糧道均可汰去有其事固是快事無其事亦是快語不知公尚憶之否海防苦於無餉此誠隱憂然果內得司農外得藩司則中飽盡去而財用自充淮鹽加捐一事蕭商入都行賄費六萬金而事辦農部之家肥而國則瘠

矣以此類推可勝慨哉都門盼雪甚殷十八日微霰甫集大風散之蓋大臣蒙蔽之罰也津沽已得祥霙則明年不憂歲矣惟公德化吾儕小人實衣被之省公尚無斧柯水師一席何尚不耐令人疑悶公當思所以導之也

復顧餘民觀察

屢奉手教因來往津河致未即復近想軍帷贊畫閒望日隆爲頌毖齋與將軍積不相能衆論歸曲鼎公後聞閣下已爲將軍揖客私冀陸生掉舌可令平勃交驩而二公爭執不已頗怪閣下之膜視也來教謂鼎老在滿臣中無出其右竊恐阿私所好未必公論今毖齋已自樹一幟鼎公雖猜忌亦無如何惟脣齒相依終當肺附

與語閣下一爲舊交一爲新帥似當委曲調劑俾免嫌疑兩姑之閒難爲婦亦拙婦嬾婦之言巧婦不得藉口也溝民招回墾荒自是一舉兩得之計鼎公之選懦桂公之麤豪各有所偏然桂公猶不失豐鎬舊風鼎公但合作翰林學士耳憲公當進規琿春閣下不如以丈量荒地自任促憲公早議設三姓道歸而蒞民行政無久與鼎公居損人志氣也　講幄事虞山專責叔孫通方爲太傅公欲屈子房少傅乎言之亦無補耳問津已增經古適與尊指合然佩綸夙未治經抗顏正復可愧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村官來敬奉手書詢悉道體康龢爲頌卯金謬論　聖心盛怒公論亦鄙爲傾險之士事下考功所以

眷注純臣保全勳舊者已大白於天下願公勿畏讒勿負氣益加敬恪以副　深恩是則古大臣自處之道也書笥劍囊久已約束鄭莊本無待辦裝擬扁舟直下謁公快談數日藉慰饑渴惟同志牽留勢難遽行至速須三日之後其見留之故面陳可也知勞馳念謹先奉聞委件擬就坡公代滕甫辨謗所言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語雖切至然非大臣止謗自修意也拙見主於自省未肯襲用其詞未知於公意有當否

致吳清卿京卿

在津曾布一牋當已入鑒近惟雅歌投壺餐衛安適爲頌胡鐵華明經安徽績溪人其從兄寶鐸觀政郎曹與

公戊辰同年鐵華嘗從融齋先生於龍門書院究心當世之務聞東三省爲國家根本而吉林尤邊塞要衝平日講求輿地之學欲一往觀其形勢節縮衣食得百餘金顧薄笨車以行其友章琴生編修洪鈞乃佩綸辛未同年謂邊地荒凉軍防嚴密不上謁軍門恐琿春三姓各阨塞力且不能自致故屬佩綸一言爲介昔蘇子由登終南嵩華渡黃河盡覘天下之奇而終欲一見韓太尉今鐵華孤行二三千里眺白山瀰混同而公固今之一韓所謂天下恃以無憂外夷憚之不發者殆庶幾焉望以爲可教而進教之幸甚章編修爲合肥相公奏調至津人甚篤實專壹交游良寡鐵華與章同縣殆至契也

復奎樂山觀察

昨奉惠書敬審興利剔弊治績卓然甚愜遠念合肥於前月廿二日到京 長春宮聖體尚未康復特於 體元殿召見初二請 訓因寶閣學張學士奏請留合肥與樞垣詳議邊海各防有 旨命緩至十二出都現在議定如閩撫各員紛紛調動均主合肥之說其未見邸鈔者則奉天宋軍煙臺吳軍均歸北洋節制與吳清卿督辦三姓琿春邊務也恪靖議加洋藥稅合肥與威酉辨論以半稅成言可增一百餘萬水利之說本主正定房山旋改洋河都下貴人心知其非而無以難之弟撿宣府高總河成案以示始各恍然近又入岱東言改豬龍河岱東銳於進取恪靖喜而合肥慍未免顧此失彼

李蘭翁以豬龍在高陽境内舉此大役不欲私厚於其鄉改於拒馬興工岱公聞之當爲爽然執事布置邊地一切均極周妥詳慎練軍一節已爲告知合肥監督乃弟私意斷不累及老兄但弟果作監督必可整頓足額非大言也劉蘭洲已放臺灣道王方伯當即可移軍左李意見未化外尚和好恪靖不甚得政如何如何弟此次因合肥邀令同行現在已過家忌擬即回津四兄病尚未愈與公有宣府之約俟大愈後定期何如舍閒託范平善尊夫人暨眷愛想皆安樂至祝至祝

復李肅毅師相

漠北邊防佩綸實有一段議論但須合庫倫而言不以援公之聽就三廳而論似須滿漢並用閩司道原詳係

用直隸候補旗員鄙意不以爲是也不過曰旗員悉蒙文旗員有誰識蒙文者多倫諾爾孤懸塞外盜賊日滋實非設一二千把所能彈壓去年曹軍門往審地勢即訪有捕快通盜之事設千把數員歸節制亦不過多數名護盜之官兵而已多倫爲元上都地本腴沃近年游民出外謀生者多及今加意整治可成商賈輻湊之地否則隱患滋生他日非用重兵重法不可樂山曾有請將張協改駐多倫之說何以此次並未上詳練軍留防內地不顧臨邊驕惰習氣亦不可長蓋如原詳辦法出自司道奉守文例原無不可以公洞悉兵事綜攬邊防則似不必如詳入奏公乃知兵督撫若所興革亦不過與尋常督撫同一奉行文書一品集中大爲減色以鄙見改之三廳宜倣奉天例滿漢並用也崇實奏新例可查張協宜改駐

多倫也多倫宜酌撥練軍也隨後撤回多倫同知宜慎選邊
才也當定爲要缺予以升途此乃極平極實文字非大文也如公
意不愜則亦不必行此乃就原詳略爲補救無甚精采
耳水利事乃如此歸宿亦當年辦理捻匪舉動左相原
書奉繳其洋稅單稍留率爾以對乞鑒察

致李肅毅師相

早間復牋當已入覽口北之事前函如公未以爲然願
少遲入　告俟佩綸他日面罄其詳倘蒙采納或稍有
裨至求大效大益則非改絃更張不可耳明防蒙古以宣大爲遠邊
居庸爲近邊本朝防俄則當以庫恰爲遠邊口外爲近邊今之多倫明之宣大也任方伯奎觀
察均老於吏事豈無斟酌唯司乃會銜未嘗親至奎亦
深知三廳積弊但旗人未肯將旗缺改歸漢員深恐得

罪同盟此亦人情多倫毘連熱河口外之灤豐兩縣即屬滿漢並用此其證也改協之說宣鎮以撥練不願查去年俄事之殷該鎮以多倫孤懸口外經棚白岔處處可通庫倫稟請添設練軍夫添練則以多倫爲鎮轄不願撥練則以多倫爲牧界不知多倫之可慮者以東之烏蘭哈爾哈東南之森吉圖皆與熱河交界西之喀喇鄂博圖與察哈爾交界東北西北又與內蒙古交界故盜得出此入彼作逋逃藪置之不理或冀尚有理時旣振飭矣不過添數千把而已此在方恪敏當日局於成例則可耳今非其時公非其人也願公遠省曹軍門克忠之言近察佩綸區區之愚作事謀始動出萬全務將張協改駐多倫（添協則官較大可與兩都統合劃）夫張協在張口不過

有名無實極其量至多倫亦不過有名無實練軍在宣化不過虛額扣餉極其量至多倫亦不過虛額扣餉而已謂之無利止矣必不有弊也願三思之幸甚幸甚左相洋藥稅捐附還誠如公言

復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正在焦思籌覆奉鈞諭快若醍醐灌頂也多倫諾爾華言七水地極腴美得良有司久任可墾之田至多游民謀所以安集之法盜源亦可漸清有協將久鎮則莠民稍知忌憚因以革面洗心不至因而生亂凡邊事防外必先清內而屯兵必先儲糧謀多倫所以實庫倫之後路而非徒收目前之小效佩綸所見如此公復藉以預防隱患具見上相忠謨洞澈萬里傾倒無已部

吏拘牽誠可痛恨惟近如琿春之設副都統不交部議亦即報可似較文定略優侯公定稿擬以此情傳師意密啟高陽當可免部書之舞文耳來教過承奬飾悚愧何似佩綸有何知識恃公虛受始敢放言耳若在他人必且以狂見斥而佩綸亦不能盡其詞矣王壬秋主成都講席乃香濤所薦聞香翁言之其人學問甚博他非所知承示致公書反覆研尋仍襲我公之唾餘而未得洋務之要領枝蔓太多矛盾雜出所謂腐儒之經濟門客之游談不足尚也此公儻在左右佩綸當手捉松枝力折五鹿之角令其目瞠舌撟而去今徒千里致書藉以求相公目色東之高閣而已都門此類甚多略假齒牙便栩栩然自命為知洋務者矣恃愛暢言勿罪其妄

公及稺璜前輩均出使總督當令萬董爲之外冠未滅而中國且亂矣且如壬秋言外人不設機心則我亦相忘如海漚耳紛紛者奚爲篇中好用莊子莊子大有作用不是無用者不但不知洋務亦復不知莊子名士如畫餅此輩是也

復李肅毅師相

鈞諭謹悉敝本家信初九日發亦言涿州之役又將更改恪靖於十一日親赴涿州其旁注云以前辦法全是鄒人主之到涿後或自出手眼耳與岱東來稟略合佩綸愚見此事既經奏　蒙　俞允命二邸二相辦理似此中作而輟理亦不順其勢必漸逼漸緊漸推漸廣公宜飭令司道通籌全局將已辦將辦可緩辦可不辦工程

條分縷晰奏覆叔耘去年贈以水利四案可將司道原詳現在辦法令其分別叙奏必可詳盡如此行則必以爲公止則亦爲正論權不旁撓心無偏倚方合大臣之體彼纔我細彼亂我定但用齊桓之正而不必晉文之譎如岱東法乃是鬼鬼祟祟耳至岱東既有永定滹沱二說亦應飭令密陳以備采納一面之辭不可盡信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

復李肅毅師相

來教領悉將已辦應辦各事臚叙上陳乃必不可少文字而立言之體終當以請籌巨款通治全局爲言使京朝先知其難然後落到隨時設法因地制宜然後題量滿而腳步始穩筆墨官司不得不鬧非好鬧也恪靖斷不中止以二千人治水利則不足以二千人擾畿輔則有餘北道主人復聽客之所爲入門無人門入閨無人

閫將有應接不暇之勢不如於應辦工程內指出某段可飭左軍辦理優禮厚犒不失寇恂待賈復之法貌似淵度渾涵實則六轡在手如此方是英雄手段大臣氣度彼不會商聽之彼竟專擅亦聽之乎竊為我公不取也見在　聖母漸痊天下無事水利一役已奉　命飭二邸二相辦理恭醇國之懿親左相及公國之重臣其勢實不能率行中止畿郊比歲不登朝有敢言之士野多浮議之徒事雜言哤或是或非或邪或正其機又不肯任令中止夫既不中止而左且日進公則日退以連年辦理以工代振之苦心而迹若於水利漫不經意者使傾側之徒得以歸曲明公亦獨何哉俄事之殷佩綸亦嘗勸公力任三口以懾敵氣而堅眾心公以書生未

嫻軍旅不我聽也於是舉渝關屬曾舉煙臺屬吳而春霆一軍且駐灤樂直督僅守沽唐兩口拱手不得俄終不戰使當日不主以靜待動之說不至如此今豈有異於昔而公又持此說耶夫捻匪之役亦是恭邸節制其後左師老無功而公長圍奏捷賊能行者也故彼不治而我得起而乘之水不能語者也彼即不辦而自以爲辦紛紛者何時已乎且當日之事亦公慨然以滅賊自任而後賊爲公滅豈如今之退讓不前而賊自入羅網耶明知我公視富貴如敝屣時時有退位避賢之想然公則安可退且亦何能退哉惟其不能退故曰治亦進亂亦進尺寸柄不可假之人也願俯鑒微誠少垂覽焉永定滹沱二說岱東文必不佳永定惟有盍津吳漕部

邦慶改隄一說然亦未可孟浪滹沱司道原議亦是限於經費未能探源竟委但佩綸深知水工之難終不敢道聽塗說援古以定議形勢或殊逞臆以立言經流或舛行有日矣惟竭其誠懇以告知己但我公主見既定則加意於察度源流選擇員委思過半矣索岱東說疑之也非信之也見其文可以知其意耳公以為佩綸欲治永定河耶書不盡言惟祈鑒察

致李肅毅師相

袁子久觀察在內閣有年明白曉暢近來閱歷有得趨向頗正袁端敏一生勁直後人宜食其報當筱䳭前輩歿時子久已官侍讀且係特用知府可得察典可即選缺獨能去官赴豫友于誼篤有足多者去年省三向公

言之已允奏調在省三之意謂子久乃其至親耳而佩綸則以其爲名臣後有召伯甘棠之思非有私於袁氏也公夙愛才且與袁亦累世交誼不終遺但何妨與欲調者併案速行設他日此君以不及見議請受妄舉之罰何如藥方事斷不可獻即後有函來促亦勿輕信苟利國家原不當有所避就但和緩未嘗强晉卿治疾人各有能人各有分故也周禮太宰原掌諸醫然以公所處地位就今日情事兩相參酌覺公所云疆吏不敢越局於此事此人恰用得著水利事公處奏疏似不宜緩雖主因時補救而議論必求賅博考訂尤貴詳明翰卿屬草後似可令叔耘助之援證古今形勢瞭如指掌方足重也草創討論後公從而加以潤色能事畢矣此舉

諒不中止保定津門兩處應立一局否崔芋堂嘗獻水利條議他日能賜覽否多倫移協及三廳事想可決計入都有人問及可對以實恐受誑語一嫌之罰也

復李肅毅師相

鈞答敬悉誠甫來謁重用黨蔓擬趁便舟邀其到通渠頗肯可敬啟知我公想蒙俯允誠甫以本係公處延訂忽改爲廣仁堂意殊躊躇亦北方剛介士也芋堂所著知有偏處索觀藉增聞見耳無與公事也恪靖畏異議佩綸頗有異議互相糾駁則兩偏可得一中凡事閱歷與讀書亦不可偏廢也子久事從前佩綸亦未嘗力言藹青辭後始知原委都門亦漸有知者若竟中輟未免令子久爲難秀才下第常耳誑報而仍落孫山則愧更甚於下第女子

不嫁常耳欲聘而竟同小玉則憾更甚於不嫁我公宏攬人才未可竟忘大信范文正曲體人情似亦當在矜恤之列也至於終局一節殆指温侯而言此則四世五公之族必不與夫已氏同科如有錯誤罰及舉者公幸終收錄之以爲端敏地也左洛閱悉昨檢沈聯芳邦畿水利總論綏工第一即涿州巨馬河也冒沅似爲規復地兼尹竟不列銜亦疏總之此事如此任意鋪敘全無要領勢如野水霖潦漫無歸宿而已甚願以節制之師救之也

復李肅毅師相

廿九日得廿七日鈞諭敬審德祺協吉爲頌　長春起居近日頗適惟陰雨即形孱弱吭中腥水未淨終可憂

虞如天之福但冀秋季平復耳恪靖至今不歸亦無奏報聞平以徒擁虛名頗形悶悶且自大疏入告亦漸有慮及經費者矣孫學使之舉香翁猶云采望佩綸則迹涉姻親更屬無謂恪靖以在籍不久覆絕實屬私幸然亦未聞覆奏也多倫改協三廳滿漢兼用吏兵速議已定稿一如所請吉林痛贊此議之佳本兵唯廣少彭小有駁詰鄰侯解之亦即畫諾足紓廑系蒓公已成破甑當路以東國好文欲於翰苑中擇人壽丈之學問品望本當在中朝矜式後進銜命小邦譬諸屈干將以補履才實未盡其用然藉此爲迴翔之地尚無不可壽丈貞介不由公薦未必許行前爲沈文定所尼今非其時矣公如推轂但泛論其堪任使命不涉日本一字何礙泥

中人哉況人才則彼乃能吏此則經師交誼則彼乃屬寮此尤同譜佛法竟作平等觀耶或以崔勝司道與使事並及尤為無迹辱公厚愛儻非可行之事何敢屢瀆清聽願與汝南一事均勿游移為懇任筱沅至今未請　陛見頗為可異鄭君奉使矣大匠所鎔均如祥金躍去又須采赤堇以供烹鍊想能俯協物望也家兄病情如舊今日稍暇瑣瑣裁復

復顧畯民觀察

康民以惠書見示具承愛注拳拳何勝感泐許竹篔奉使日本引家兄為僚佐將待服除而行送至津沽許既奉諱而家兄亦病黃疸緜延四月卒以不起佩綸由津還都篔奉病兄同返尊處傳聞稍舛耳佩綸自當大事

壯志久灰始則鄜炎要絰妻隨母以俱亡今則子敬捶牀人與琴而並杳茫茫萬感誰可告語愛好如兄當為酸鼻服除後同人敦促赴補初念實無宦情欲遂不出繼而思之出與不出亦正相等閏月初投牒縣門比可補叔濤丈升遺之缺氣體漸弱學業不進以身命付之天意而已感逝之念時時棖觸今則並悼亡亦覺詞費心境愈鬱識見愈超矣尊夫人書兩冊奉到少遲當有以應命也

致奎樂山觀察

佩綸服闋以後心緒鬱鬱同人敦勸出山久之或疑其矯合肥知其在都涼涼踽踽百無聊賴遣舟相迓因於十七日泛櫂赴津擬在津署作十日之留再行回里省

基入都赴補豪情頓減人事羈之不及一詣宣府與閣
下快談破悶大是憾事恪靖感於岱東之說欲與合肥
立異合肥請明年春間淮軍三千人與左部二千人在
永定河挑修南六工南八工恪靖必欲於張家口及懷
來縣築石壩以遏沙可云怪誕已奏定派王方伯及鄰
牧往勘想貴境必有一番酬應也樞府不以爲然有
旨令兩邸兩相往會議但恪靖一味自擅兩邸亦無可
如何前賜宣化府志已爲恪靖取去可否再寄一部至
此次勘估情形亦望詳密見示至要至要文山還盛京
將軍甚愜人望閣下可便中勸其展拓規模爲是防務
必須與合肥和衷富陸乃可任之將此二事由兄婉言
之方好喜桂亭都護於庫倫一席頗不願行來談時佩

綸多方鼓舞始覺欣然告以有田可地兵當加設糧餉
可託閣下將來渠過宣化時欲與兄結納幸以佩綸故
推愛也石秀才佩綸已薦與桂亭可辦文案不知石聘
臣倜珍願留庫倫否乞示知為幸

致顧皞民觀察

前肅一函略述近狀子懷鬱鬱幾欲無言康民送尊夫
人赴吉林臨別見過佩綸又黯然不能無言也閣下迎
眷邊城不知者都為色喜佩綸知尊意亦是因物付物
都無成算究竟邊帥可否因依邊事能否展布邊缺是
否借重佩綸實日夜懸系介弟歸時幸使知其詳確也
佩綸循例赴補經家門多故名心漸化壯志亦復全消
正苦家無半畝不能自放於山水之間八舍弟在杭年

年隨漕而北娶婦營巢累益重矣九舍弟仍在鑛局爲之經理瑣事頗有條理惜不能如乃兄之拘謹容舫得一糖局在滬但病與貧兼致安圃傳補到班未能北上家事如此有何好懷問津一席因增設經古一時直隸紳士難得替人明年仍復蟬聯但今成所入徒供藥餌娶葬之費仍是支絀合肥情意甚殷時而勸其出使時而勸其外就但佩綸曠觀世宙無能用我之人而澹定狹隘之性亦正不求世用皆以諧語卻之閉戶尊經課卷求助於黃再同及鶴老尚復無片刻之暇舉紫陽正誼合而爲一束脩減而課卷增有數款因不能住院裁之作山長如此亦勞且拙矣孝達超授閣學但清而不要亦未能稍有展布高陽秉政遇事虛心諮訪略得藉手而處事遲

回寡斷論人博采旁搜亦有千慮之失伯潛侃侃言事如論日本疏及近上洋務六事談洋務者無不擊節歎賞然亦堅執精深所長即其所短佩綸自子僞殁後知我無人孝達稱其豪邁伯潛服其銳敏大都皆皮相耳思欲韜晦遁於黃老以全其身而遠於害卒不可得時自傷也

復李肅毅師相

初閒奉到鈞答備承垂注寂處鮮聞見故旬日未有續牋也聞祭戟臨大沽後乘風破浪遂駕衝船駛至旅順颶惡雪嚴而公有中流擊楫之豪秉投壁斬蛟之氣一時僚佐詫為天人獨恨佩綸塵鞅拘牽致乖夙諾浮海不從由也終非好勇耳前允寄旅順海圖及礮臺布置

百聞不如一見公親至其地案驗益精尚望指示一二以廣僿陋庶不致把圖茫然仲彭昨有書來云承命以弟子禮見佩綸長仲彭十六歲原可不辭但師門父執而知我者僅公一人不欲因此亂其行輩請以弟畜仲彭而無以師道相屬佩綸遇事匡益不惟其名唯其實可耳附陳下悃幸鑒之

致吳清卿太僕

月之中旬拜公司僕以執皁之官領籌邊之任吳公隱若敵國太僕吾之禦侮雲臺列宿公乃兼之爲　朝廷賀爲邊圉賀所望杖節巡行益恢遠略以副天下之望是則同人所延祝者也朝政頗有起色恪靖議增洋藥稅漸有就緒肅毅遣師船出洋游歷於倭事慨然自任

高陽秉政頗采清議以爲治孝達超遷閣學閣下就拜奉車北極庫倫南至臺灣將吏亦頗得人惟江表一席越石不稱替人綦難終是鏬漏耳鄙見　朝廷旣舉大綱疆吏宜羅細目就吉林而論將士久勞於外亦宜稍有恩惠以勵邊才廳縣旣已設官道府何妨並置畢民總司屯務假以監司孝侯久管軍防試之邊郡似未可置爲綏圖公暇中亦與銘公議及否甚念甚念佩綸入都赴補耳冷俗音閉戶自適家兄臨歿屬不受賻昨從康民交到尊貺非敢相卻尊兄命也桂亭來都初有退志告以漠北甚要方始就道計到庫倫開屯置戍當稍有設施耳渠與閣下相契邊城之效頗能爲政府竭言之用心亦足尚也胡君傳與敝業師夏壽人同在龍門

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綸未敢力薦願私布其下忱儻可收錄乞即與六廄馬羣並供驅策耳

復李肅毅師相

奉廿六日賜書敬審起居納祜爲頌津門會議藥稅此間亦微有所聞威妥瑪素性狡猾自必多方阻撓馭外之道無威德而恃口舌本非上策萬不獲已似即加釐收科亦亦無不可薛叔耘昨過此詢其梗概云由津赴保途次細核各省洋藥釐數較平日約估之數見絀若關稅卡釐以百五十試辦即有偷漏亦足當近日收數佩綸未見各省覆疏無從臆斷叔耘屬爲代啟用以奉聞恪靖去國時見樞邸薦王祭酒而譏佩綸語甚激切我公久處要地有張文和四野風多之詠豈知陸海正能

溺人逢瀛劫亦甚急耳附博一哂保定年餘未返涯麾
閭歲星與陽和俱復抃躍何如

復王廉生吉士

秋初得手書敬審上侍康龢錦衣介壽瀛洲方丈不暇
遠求此即列僊真樂令人健羨無已張字元押領到如
拜通侯私銘綬笥下似篆文之字本欲讓與無競閣學
近口北道奎樂山斌言元押下字皆棠古文省筆語頗
近理故無競不願相易也佩綸以秋初釋服而六月中
旬家兄以疾下世八月閒舍姪名壽曾又逝安圃母兄
與佩綸同舉京兆者也家門多故意緒全非昔廖文起
服除味老子身與名孰親之言便終隱不出而佩綸迹
難絕俗貧無所歸不得不辭墓遄征重驅塵鞅舊巢再

到斷蔓如煙正不僅騎省之憶當年香山之思同列耳柳叟遺書已刻成適佩綸與無競均有東陵之行道出馬伸橋新祠畢工下馬展拜祠墓就近屬李君江經理薊州隱士也

致李肅毅師相

不通箋敬又旬日矣佩綸之困於生徒文字與公之困於屬吏案牘想復同耳敬維旋節保定體履延龢為頌洋藥加稅一節高陽云欲先試辦加釐琴生處寄到各省覆奏恐加釐必至偷漏叔耘之見不甚可憑恪靖之言更難為據不知近日作何舉動佩綸久不問此事消息矣越南之事恐難以虛弦應之佩綸前略有考證恐與近日情事不符不知法究據越南幾省輪船由瓊至

越之海口近爲法所據否由瓊到越水程幾日可達法欲由東京以窺滇水程又幾日吾師當知其詳乞屬幕府並法越所立條約及劼侯節次來函摘要示知爲感佩綸不得詳細情形不敢妄論幸勿忘是禱香濤出撫山西晉亦仕國但今日卻非要地公所論當事力不能辦知其無志於天下琴西解任鑑堂去官何其文網之密李守入都時幸屬其無爲部吏所終奪也

復李肅毅師相

奉十四日惠書敬審起居康勝爲須洋藥加釐之説佩綸本不以爲是因書來以威使迄無定議爲言叔耘又以收釐無礙立論心疑洋藥增稅之約已成畫餅故欲借增釐爲自了計嗣晤高陽師始知威使允以百兩請

示又從琴生處覓得各省覆疏始知釐稅如上海鎮江每箱三十兩今已減折則加釐必不可試辦已無疑義曾於十五日上書及之頗與尊指相合並於十六日上書高陽以爲此事當靜細不當孟浪即公所謂洋務如作理題也佩綸誠不長於理題奈公但告以無定議而未告以百兩之說高陽告以百兩之說而又未告必與商務並議之說則佩綸自做截上截下小題無怪其不合章旨耳承問威德何自而施以公之明豈有未喻馭外之道畏威甚於懷德我誠海防嚴密水旱陸戰事事講求則商務理題有時以氣行之亦自無堅不破如其因前人鑄錯已成輒存公孫祿及身之計恐日蹙百里將有作繭自縛之苦琉球之案未結越南之釁將興當

公之世已如此矣將柰之何左氏浮夸諧言何足介意前以公有蓬瀛仙侶之嘲到處風波之嘅因藉左言聊答賓戲實則佩綸夙夜兢兢但以學術不純修名不立為懼欲讀書養氣以培其根而暌其實公譽之而不敢喜左毀之而不敢怒更何論周公也宜興復入譯署與荆公比周恐外務更將廢弛南皮之事高陽先不謂然以洋務得名而置之無洋務之省分論用才可謂捉蟾蜍而使捕鼠論為己可謂翦六翮而欲傅天論謀國可謂縱騏黄於牧而策駑駘也閩擇璜督部因病乞假一月涂閣翁亦有去志疆吏乏人如何昨盎如壽文祈聽其山林養壽耶

致李肅毅師相

敬啟者馬兵齋回復箋當可入鑒敬想起居康勝爲頌都門仍是望雪近日 長春宮聖體微有不適筋絡作痛喉有伏熱亦以天時恒燠之故永定上游工程前兩邸覆奏揚厲其詞謂可收束昨聞葉提刑言議由丁家灘徑辛店闢一河入清淀竊謂碎石作壩蹈高文定覆轍渾水灌清又蹈于襄勤覆轍似可由公處撤止也景盧之獄由於羣小周内但以監司大員不候案結遽擊登聞似非理學家舉動崔吉士之言甚允比曲逆已疏陳之不知如何發付耳壽丈本有終隱之志但公在揆席佩綸在言路而不能使臧倉勿尼正人言之可引爲私愧餘子固無足責也

致李肅毅師相

廿二日覆函由材官齋去當與藹青郎中先後得達明年正初爲公六十生日佩綸辱承雅愛極思稍有譔述以擬令妻壽母魯侯燕喜之篇然度我公敬畏之忱亦必卻觴止客避俗尊 天是以未敢妄作歌辭以彰盛美他日潞國杖朝營平破虜佩綸文字稍進或當希風采德以隨諸父老謳頌相公耳陸包山人品甚逸畫筆因之得其瑶池醉歸圖一幀似頗不惡聊綴小詩以志敬意適舍姪南來攜有舊玉稽之禮圖合於琬圭之式後鄭所云諸侯有德舍公其誰謹附使者上納所謂不以非廢禮也莊荒陸氏近十年矣幸公勿屛而棄之爲禱

書牘卷第一